沙溪集

卷十三

行狀下
筵席問對
語錄
附錄

沙溪先生遺稿卷八

行狀

皇考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成均館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黃崗先生家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高祖諱國光議政府左議政光山府院君妣長水黃氏貞敬夫人

曾祖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 贈禮曹參判

先原君妣咸陽朴氏 贈貞夫人
祖諱宗胤珎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妣靈山
辛氏 贈淑夫人
考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全
義李氏 贈貞敬夫人
公諱繼輝字重晦號黃崗我金氏系出新羅王子興
光羅襄王子知國将亡自遯于光囙籍焉至麗氏朝
子孫大顯連八代爲平章世號其居爲平章洞 本
朝若采爲禮曹判書其子問爲翰林配許氏以貞節
旌閭公以嘉靖五年丙戌生于漢師之貞陵洞第生

四歲自知讀書八歲文理大通十一歲捷京畿都會
試十五歲博極經史諸子戊申年二十三連魁庭試
課試 上特命直赴 殿試臺諫以為以課試許及
第必有後弊遂改正己酉春文魁庭試遂直赴 殿
試擢乙科第三人補承文院正字自是文名大振即
與湖堂之選臺諫又以未經淸選改正癸丑免收養
毋喪制即拜藝文館檢閱選入玉堂為正字遂更入
湖堂賜暇讀書歷著作博士甲寅陞副修撰兼知製
教遷司諫院正言乙卯為兵曹佐郎成均館典籍爲
入吏曹為佐郎先是癸丑尹元衡議通庶孽仕路盖

元衡以其妾蘭貞為妻又欲其所生通籍故有是議
公以玉堂參下劄論其不可事遂已論者韙之又遞
給沈貞職蓋貞是己卯奸臣斬伐趙文正諸賢者也
時頗有紹述其餘論者故有是　命公以正言極論
其奸兇之狀復削所復官職時權奸當國以言為諱
經筵進講唯以分章析句泛然塞責而已無啓沃之
實及公登　筵援引經傳出入古今專以格君心為
務見者嘉嘆稱之以真學士時當乙巳士禍之餘人
心戮敗不復知有清議公在銓曹與金弘度金虯諸
人為友激濁揚清分別是非以為通塞之權衡自是

人始知邪正之辨矣公始與金汝孚柳墳同在槐院時汝孚每侵墳曰汝之險類汝兄堪也公言于金鎮曰柳堪見忤乙巳權奸有何罪惡而必舉其名辱其弟也汝孚非慕齋之子乎汝孚啣之以公與弘度痛斥元衡之語告於元衡元衡恚甚必欲報之汝孚以檢詳欲亟陞舍人請於吏郎金虯謂其母病將死願為舍人以濟喪事因涕泣以示急切之狀而歸輒宿於娼家公與諸公共斥其惡汝孚乃日行膚受之譖於元衡以嫁禍士林盖元衡之黨判書權纘為之謀主也由是一隊名流以丁巳或竄或罷而公則門外

黜送公遂退居于連山先墓下蕭然一室只以經史
自娛而已辛酉贊成公捐館癸亥還給告身蒙叙
命甲子拜承文校理禮曹正郎成均直講吏曹正郎
乙丑以軍器僉正乞便養出爲安東府使大提學以
爲賜暇湖堂之人不宜出外 啓遞之歷司贍尚衣
軍器等正爲司憲府執義弘文館應教議政府檢詳
舍人司諫院司諫丙寅爲弘文典翰時 明廟無嗣
至于末年尚未建儲朝野憂之而大臣以下皆莫敢
言公將上劄請之而長官托病巧避公與他僚陳疏
建白時論嘉嘆拜直提學捷重試陞同副承旨轉右

副丁卯歷司諫院大司諫掌隷院判決事左副承旨
隆慶戊辰 宣廟即位以成均館大司成出為黃海
監司己巳丁内憂辛未制除為吏曹參議久為承旨
歷大司諫禮曹參議壬申以謝 恩使赴京萬曆癸
酉朝廷將行軍籍陞公嘉善拜慶尚監司嶺南地大
物衆簿牒如山公口酬手題剖決如流嶺南之人至
今稱之以神明論者謂劉穆之無以加之甲戌入為
大司諫大司憲乙亥歷漢城右尹又長諫院憲府
仁順王后昇遐 上下教曰 大妃嘗臨朝聽政羣
臣似可行三年喪令大臣禮官議公以大司諫謂大

司憲柳希春曰此事誤定之後則爭之甚難不如固
爭於初也乃率兩司伏閤以爲 王妃之喪自有定
制今不可更有他議其議遂寢持平閔純上疏請於
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論者以爲卒哭
後玄冠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更變 上令二品以
上獻議皆以爲五禮儀 祖宗朝所定行之已久非
後王所可輕變公與栗谷先生建議曰喪禮之不古
久矣因此幾會所當變通以從近古之禮左相朴公
淳右相盧公守愼亦以爲然大司憲柳希春難之曰
當守 祖宗舊典且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公曰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所謂不同者出於何傳記乎希春曰權德輿之言也公曰公讀書萬卷乃無所見而反從權德輿之言乎希春默然無以應於是公之議遂行因為 國朝定制時卿大夫有識見者必徒守俗論見公之議多發慍言至有泣下者公不復顧籍輒引經傳以譬曉之必得歸正而後已識者以為重而流俗則側目矣時有殺主獄左相朴公淳為委官屍帳中不錄致命之由或錄以疾病致死難於指的乃請廣收廷議 上批曰屍帳不明斷獄無據乃命釋之時淳以一隊領袖表裡潔白至誠憂國方為

年少輩及流俗宰樞所忌嫉諫院 啓請推考以困
辱之大司諫許曄司諫金孝元力主其議公以大司
憲 啓曰許曄以屍親切親信聽屍親之言持論過
中至於請推大臣照以笞杖之律此又非矣時賢相
被劾而引入公論甚爲不平而年少輩皆孝元儕輩
欲自立己私以右孝元遂自玉堂論遞公時曄之子
篈爲銓郎怒公揚其父之失出公爲平安監司識者
以篈爲輕薄無識盧栗谷爲副提學議於同僚以爲
公練達時務明習典故不可去朝上劄請留不從公
既出孝元之謗益甚其後鄭芝衍爲大司諫論遞許

封時平安一路饑饉之餘癘疫大熾死亡殆盡公百
般救療其醫藥之費賑救之資皆出於籌度經理夜
以繼日鬚髮盡白丁丑瓜滿爲工曹參判大司諫
恭懿大妃薨禮官議定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援
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爲齊
衰杖朞公倡言曰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又
承 明廟之統當爲承重服服三年轍猶執迷不回
公力主三年之議而大臣朴淳等又是公議故事遂
行戊寅 上親政之日下教吏曹曰勿用矯激者尊
取醇厚之人公曰 主上此教是矣然人君偏主此

意則柔佞者得醇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為害
不測矣是時仕路溷濁貪官污吏接跡於朝公為大
司憲謂曰若無別揀舉措難袪宿獘遂汰去數十人
皆大家子弟怨嫉者益多時　王子衆多而儲嗣未
定人皆憂之而不敢以為言公入侍　經筵進言
王子已長不可無輔導之功乞擇經明行修之人以
為師傅公非不知此言大觸諱惡而所關甚重故自
不能已也南彥經貽書于公曰此不須強執公抵其
書于地曰鄙夫誠不可與事君也時士類中分謂前
輩為西謂後輩為東一時進取者見東人甚盛咸皆

趨附之扼腕奮臂曰東是西非公雖號西人亦為年少輩所重故不能不稟承於公矣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而晛之叔父斗壽根壽皆在要津每為扶西之論東人甚嫉之欲劾斗壽問於公公止之曰當今士論橫潰不可以為國務在鎮定保合不可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公時務安縣監金應禎以賂權貴被罪　朝廷方以貪贓為戒而東人欲乘其時擊去斗壽三父子而難其名矣一日金誠一於　經席因論貪污　啓曰金應禎雖被贓罪而厥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易戢矣　上遽

問曰是何人誠一對曰珎島郡守李銖也銖乃斗壽姨弟其意欲因此以及斗壽等也臺諫請鞫銖時許曄以副提學方爲年少輩倡導劄論臺諫不劾受者之罪非直截之義臺諫始擧三尹父子名以爲受者公爲大司諫受暇在外聞誠一等所爲甚不韙之曰士類處事當十分明白豈可以曖昧之事遽起大獄乎年少輩處事不公不可與同事寧得罪於此輩而退可也及至還朝乃　啓曰尹斗壽等或以學行或以材器並被擢用久在銓曹臧否人物仇敵滿國今其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之所造言乎徐

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晩而今乃以意徑先拈出三人之名沉請治罪非公正之道士類進退所繫非輕也於是年少輩羣起而咆勃指以爲亡國之言臺諫避嫌而玉堂劾遞公李山海爲大司諫於是兩司益肆憤激大司憲朴大立持論尤勁掌令李瀣袖出彈文毛擧三尹家間隱慝不顧虛實醜詆無所不至自上旣以東人攻西爲不公而又疑公之黨西於是東人出公爲全羅監司時瓮津縣令李信老有所贈遺於判書尹鉉生員鄭汝忠偶言其事少輩誤認以鉉爲睍即 啓請鞫問信老以受者則無的指之人泛

指朝貴而及於右相盧公守愼臺諫欲劾受者而以
大臣故不敢發論者以為東人名為糾摘貪污而實
欲罪三尹也不然則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
信老之獄鞫之不詳也少輩既病其言又恐獄事不
成則反為西人所中深文鉤問無所不至聞李銖之
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因移禁府
而又不可獨窮治銖獄故逮信老干證人鄭汝忠刑
訊極其慘毒汝忠幾死物情尤不平皆曰今日東人
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憲府不得已請放汝忠
而信老之獄終不成焉珍島郎吏舊嘗怨銖者揚言

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即成憲府聞之即　啓囚其吏吏即納招曰李銖載百石米接置于張世良家因分送于三尹家云而世良終不服矣　上以郵吏已服故乃從兩司　啓盡罷三尹公旣大忤東人人皆尤之公曰我旣失時輩之心時輩必不容我而我亦不忍爲其所用矣我之銘旌書以大司憲不亦可乎銖獄久不成世良受刑二十餘次而殆死或謂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置則免死矣何苦忍杖至此乎答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誣服則生乎但實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陷人於死地乎時銖及世良獄中訴寃

之書皆不許 上聞判義禁鄭惟吉語人曰世良罪
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情此非法例我欲
啓達而畏時議不敢耳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
也何故爲李銖殺身乎 上疑銖獄不實問于三公
將釋之三公亦畏時輩不敢對於是 上乃特命釋
之政院爭之至四 上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
應漑而盡遆都承旨李山海等時 天怒大震闕中
驚動明日兩司玉堂爭不能得三公亦力爲承旨言
之而亦不從銖及世良乃得釋大司憲李拭執義洪
渾掌令鄭熙績因求言陳疏醜詆公及松江無所不

至至以為邪黨盖公及松江博學清修為世所服故
時輩尤忌之己卯謝病觧湖南之任拜同知敦寧刑
曺叅判庚辰禮曺叅判辛巳兼同知成均館事 國
家有 宗系之誣久而未雪 皇上雖有修改會典
之命而未蒙頒降輿情欝抑栗谷慷慨語曰匹夫受
誣尚能伸雪安有 國系汚衊而終不得洗者乎此
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乃 啓曰主辱而死臣之職
也使臣當以至誠感動 皇上事成則還不成則為
埋骨燕山之計然後可庶幾也請擇專對之才 上
允之朝廷以栗谷與公文章學識為一代所推而栗

谷經學不可一日不在左右竟以公應 命 上特
使公自擇能文之士為書狀質正而拜辭之日解
御衣衣之親執爵以勞其行實希世之異數也壬午
復 命兼同知義禁府事以特進官入侍 經筵猝
中風舁還于家 上遣内使問疾 賜虎皮竟以是
日卒實四月二十一日也享年止五十有七 上特
命别賜棺槨栗谷於 筵中啓曰金某之賢而不克
大用宜 贈爵護其喪葬 上曰何不早言之曰前
日疏中已達之矣校理金睟亦言之 上嘉嘆不已
以護喪營葬問于大臣皆以為可乃許之越六月十

六日葬于連山縣居正里癸坐震向之原從先兆也
後十九年庚子以公為　宗系奉使有勞錄光國原
從功　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
館事　世子左賓客公天稟超卓不拘小節容貌坦
率不事檢束言語豪放間以詼諧而德量閎深恢然
有不可涯者與栗谷先生奇高峯大升為道義交栗
谷嘗稱重晦學識該通德量恢弘可任經濟屢以言
于執政大臣而竟不能用識者恨之公雖不盡循下
學規範而能先立其大者其操履見識自有人不可

企及者臨事決疑率口發言動合古誼朝有大議論
雖老師宿儒必讓公莫能或之先平生不以家事經
心只守先業不增一口之籍數畝之庄常處朴陋之
室至於衣服飮食無少營爲案几什具一不收拾隨
所遇而安焉事親極其孝晩年奉侍偏親尤盡其愉
婉喪葬祭祀一以家禮爲法凡資用與兄弟共之無
所私視其子如己出姉氏與姉夫得心恙屢事顚妄
且欲專家財多行乖戾之事公盡從其所欲竟得其
歡心焉幼時伯父庶尹公取而養之擬以爲後至于
二十餘年而公開陳義理曰禮爲人後者必以支子

國法亦然吾是吾家長子而出後則與瞿相之所擯
何異熊尹公感悟而聽之然依國典服喪三年以報
其養育之恩公於人雖小善必揚而稱之其過失則
必放過而不甚非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公所與交並
第一名流皆以才俊自喜而獨公好賢下士若飢渴
苟有學行者則必與為友誠心許與接引親賓門無
停客有識者服其義不肖者懷其惠聰明邁倫眼力
絕人省書人一行已過十行凢一經於目一過於耳
者終身不忘左傳列國事實人名地名最號繁絮難
記而公少時一閱至老瞭然自倏我東以至天下之

廣山川道里城邑兵食之形勢名實與夫法令典故
人物顯晦無不羅列心胸人有來問其答如響至曰
此在某書幾卷幾板第幾行他人姓出族派亦皆存
識人或問之則曰某是某人之子孫某是某人之祖
先有人偶得　成廟朝官案歷指而問之則曰某是
文某是武某是才某是不才今其子孫有某某拈出
其中二人曰此則不知必是卑微之人以雜術偶參
堂上者也後驗之則果然矣按節嶺南時列邑所上
簿籍公一閱便了有營下典吏失一邑軍簿請符其
縣更上公命吏執筆口授其名盡厥數一不爽焉又

識見高明先處来物百不失一嘗曰某人執政則必用某人大爲　國家害又言某人之害雖深不若某人之害爲尤重人有疑之者公曰不多言過八九年君必見之矣後皆如合符節戊辰年間忽嘆曰洪曇爲吏曹判書金判書殆哉所謂金判書即公從叔父鎧也人問其故公曰洪與金判書極相親必引爲大憲爲大憲則必斥士類而自敗矣金判書後果以大憲白　上曰今日所謂士類幾爲己卯矣舉朝驚駭竟以臺論被門黜少與朴啓賢李俊民李遴談話於槐院諸公謂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

為兵曹判書而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子修俊民字也又曰叔膺則與魚瑄之同矣叔膺李遴字瑄之季瑄字也其後朴與李先後為兵判魚與李皆以守 陵官陞為判書李心甚服之至老而言之不已公與沈青陽義謙比屋情分甚厚沈乃 仁順王后之弟也 明廟末年退黜權奸尹元衡李樑而乙巳遺直之竄謫者無不召還使名流布列清議恢張者皆義謙之力也金孝元為後進儕輩所推義謙曾見孝元為舉子時交結元衡妾女婿過其銓郎之選後孝元當路顯斥沈以戚里互相觝排東西之論始

此自戊寅以後沈甚孫危詆之者取顯仕救之者斥不容如李山海最所相好者而匿其往還之迹反倒戈以擊之公歎曰沈在朝行事別無罪過而有扶護士林之功何可以人言而有間於平日乎待之如初此雖於公爲末節而其不以榮辱動其心可見矣朴思菴簡潔少許可而公沒後言及公必亟稱而歎之曰重晦少與金重遠齊名重遠亦氣槩脫凡而重晦則學識高邁處事明達實是當代第一人物而止於斯寧不爲國深痛乎安判書季弘亦每追思公曰重晦吾儕中超出人物也昔者遇事而問議焉則後未

嘗有悔尹月汀根壽嘗言庚辰辛巳間栗谷欲以公更擬三司長官之望則柳相成龍止之曰姑徐可也未幾公下世矣又曰戊寅公為大司憲洪可臣為持平洪發論欲劾吏曹佐郎趙瑗公不能止將呈告遞職李山海來見公力勸出仕李既去公謂人曰此人如老狐不知此後幾番捉了多少人也又曰丁丑戊寅間歷訪栗谷于花石亭栗谷謂余曰令也相位有闕時論皆歸子膺李真然必欲求真宰相則重晦其人也嗚呼栗谷真公知己也哉夫人申氏籍平山高麗壯節公崇謙之後己卯名臣參贊諱瑛之女祖諱

世卿 社稷令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自繼典牲署
主簿 贈戶曹參判外祖諱禹錫圭丹陽望族夫人
生于嘉靖癸巳卒于戊午享年二十六生一男一女
男卽不肖孫長生蔭仕爲典簿女適鄭松江澈之男
進士起溟側室生四男二女男長曰義孫次曰燕孫
早死次曰慶孫次曰平孫女長適承旨尹澍之妾子
敬男次爲承旨金尙容側室不肖娶僉知中樞府事
曹大乾女生三男二女男長曰瓛早夭次曰集進士
次曰槃女長適宣傳官徐景霱次適參奉韓德及妾
子男三人女一人皆幼鄭起溟生一男曰沄二女長

適注書尹弘國餘㓜嗚呼公以高才邃學弘量偉器
宜居廊廟陶鑄世道而位不滿德年又不永此豈但
子孫之私痛而已哉抑亦 國家斯文之不幸也哉
公旣以大賢爲其知己而諸賢士大夫莫不歎惜公
沒久而不忘此足以不朽矣然納文壙中揭德神道
而述行以備史氏之採錄自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
今將僭爲家狀以請於作者而不肖孫識見蒙昧文
才拙陋不能形容德義之萬一攀號隕絶無所逮及
謹第錄如右昊天罔極嗚呼痛哉年月日不肖孫長
生狀

嘉善大夫行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金公行

狀

世之言大家必以我金氏為最盖以系出於羅王歷
麗氏抵我　朝冠冕奕世邁千餘年益蕃也羅王之
一子預知宗國將亂自作庶人避地于光州後裔仍
籍焉大顯於麗代連八葉平章是吾先也我　朝都
觀察使諱若采著名當時寔生諱問官翰林而夭
贈賛成賛成之配曰許氏　贈貞敬夫人大司憲諱
應之女以節行旌閭世德之基盖厚矣高祖諱國光
左議政光山府院君策敵愾佐理兩勲曾祖諱克忸

大司諫　贈參判光原君祖諱宗胤郡守　贈參議
考諱錫　庶尹庶尹初聘安東權氏奉事操之女無後
再聘全義李氏都事敏中之女又無後以公嗣公即
庶尹之弟　贈賛成諱鎬之第二子　贈貞敬夫人
全義李氏出也生嘉靖辛丑諱發輝字景晦自在孩
提已有大人之志隣有殺人母者厚貸乞命其子恬
然多少之公時幼人負而見之惡之曰賣母何忍索
價爲其子慙悟而止公少聰敏出九不勞而業日進
稍長博觀書史早從秋巒鄭之雲知爲學之方討慮
論議出人意表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戊午丁外憂辛

丙入服賛成喪畢累捷諸試文名日振與先君子聯
芳於一時先君子知公才器不常慮不為世所容每
戒交游曰輔仁之道固大矣朋輩中如我者亦不易
得我二人切磋相益何必廣外交公亦不喜進取早
廢擧業先君子不為之勸曰吾兄弟皆以才名若接
武登庸反為不祥汝負才自抛亦人所不及處耳丙
寅筮仕活人署别提丁卯換司圃署華科外之倖已
巳賛成夫人棄養辛未制除拜水運判官乙亥例陞
通禮院引儀司憲府監察未幾遞丙子宗簿寺主簿
所在皆擧職冬出監交河縣考常右諸邑時有　山

陵後畿輔多事急遽難行者一坪委任於公公隨事出奇應辦於談笑間人服其才辛巳罷還壬午春戶曹佐郎取會收支之數目閱心惟遽謂筭吏曰某物贏若干某物欠若干吏初不然之細筭而後無銖兩謬乃前人所無也稱神明不敢欺旣換工曹郎仍陞刑曹正郎有疑獄公察其冤欲平反而爲官長所執自 上釋之物情稱快夏臨陂縣令恩威并施豪猾屛迹吏畏民懷戴之如父氓有罪斃子將詣府訟公父老止之曰汝父死罪也吾令去一縣將失父奈何子終不敢焉平獄訟伸冤枉舉廢墜廣儲畜初年倉

粟僅萬末年踰十萬政成化行一境晏然特 賜表裡以奬丁亥海寇犯鹿島公提兵赴之賊已退矣初方伯興師忘運餉列邑皆不繼獨公所領無乏大軍既集而無見粮將自潰公危之曰賊退而軍無食不罷懼有患方伯悟而從之一方賴無事羣山倉方春未清公慮因亂有變亦申方伯急遣兵守之方伯但勉從而殊無意俄有 旨寔符公言公智圓慮長臨機應變率如是人稱其有將才公亦不多讓秩滿陞清道郡守嶺俗推豪勢者擅掌役民不使守宰知或欲按驗文簿則造言以撓之為習久公至即閱之豪

家全濡矣杖其主張者一追從之越三年己丑遭内艱辛卯服闋壬辰春中和郡守前後凡數十擬而始授之又有議差文臣竟不赴盖由左腹之說也夏島夷入寇所向皆不守 乘輿西遷光海為儲亦從公謂家人曰事急矣 主上播越 朝令不通南方三路恐不為我有我當陳於 行在奉儲位浮海而下南路之民知君父所在必無異心然我觀時運已無可為陳力王事死且無憾即追 車駕未及而返慨歎不已避竄於山峽間聞光海駐伊川即往陳時弊數條其一請親接士民收拾人心大臣以為危亂之

時當深居不輕[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公言[illegible][illegible]民衆情洽然
光海御縣之東軒　廟社主權安於[illegible]德[illegible]官朝賀
皆赴其廷[illegible][illegible]御[illegible]以續[illegible][illegible]居西軒公以擬王商
借[illegible]曰律不可長新舊[illegible][illegible]處朝班稍肅宗室軍民
咸[illegible]　朝廷有人至頤[illegible][illegible]而士大夫常所來往者
絶不相訪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稠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自異者武將李鎰
爲公惟[illegible][illegible]公之[illegible]直[illegible]思[illegible]乃[illegible]之冀以感悟一
日光海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負當[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沈忠謙對曰
嘉納而施[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新[illegible]翊衛公謂同僚
自此廢於官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是夜賊騎犯

境先海從駕[illegible]塞不能追士女
多陷殆無孑[illegible]遺人曰神人也不
可失從之[illegible]見致誤幾會則
多人皆魚肉[illegible]者不可從齊應曰
唯命乃指揮[illegible]湖西舊鄉召募義
旅體察使鄭松江[illegible]啓請下送者數矣
見公喜即授從事[illegible]已下湖南路點兵湖
南本士馬之府[illegible]潰之後州縣皆擁兵
自衛無死長[illegible]任[illegible]奪[illegible]疾者起矣乃簡率精
銳無將義兵[illegible]嚴明進陣水原禿城期

死戰未久鄭公逌柳相成龍代之習聞吹毛者說拘公旋釋之冬改貢案咸薦公為首除戶曹正郞而知言不行不肯出判書强之公曰被薦而來非從前祿仕之比不宜輕就徒隨行逐隊爾即棄歸俄拜丹陽郡守宗親府典簿幷不仕甲午溫陽郡守蘇殘祛弊歲纔周遞丁酉通禮院相禮清風郡守戊戌廣州牧使加平郡守皆儻來而病辭者也己亥天安郡守壬寅授紱還鄉丙午老職陞嘉善階副護軍戊申兼五衛將尋拜僉知肅謝而還庚戌行號牌法公色憂曰此係存亡即上疏陳弊且斥時宰之糊塗取容者聚

欽固寵者羣謗並興光海嘗於經席訪號牌便否相臣有言金某亦上章言不可此臣素稱有遠慮者也已而罷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寢疾終于家年七十有一越明年某月某甲葬于連山縣居正里亥坐巳向之原從先兆也公天稟開豁見識明達容儀任真不事拘檢語言英敏間以諧謔而才德器量卓然有不可及者嘗與先君子論古今人才曰昔人十行俱下而世謂兄亦然抑豈有十行俱下而文義相續之理弟亦敏於着閱人纔一行而能了十行文義兄之俱下亦豈非如是也歟劉穆之之四用弟則以為不然

人見弟之才捷亦指謂並用雖或并擧而各聽於心豈可謂並用乎推此則穆之亦不過敏捷過人耳先君子甚然之又曰方今貢案不均如用我可以釐正先君子許之曰然汝可優爲徐益號有才欲試公眼力遠竪冊子使之者過而較其闊狹益僅屋六七間公則十四五間而了了不爽其在臨邑病廢衙久牒訴塡衙座客曰民其須矣久聞公才今日試使我得見可乎諸客各執役或墨或印或出納文牘公目擊手題須臾掃盡諸執役者忙遑未及措皆驚曰古亦罕比不知劉穆之如何爾將瓜遆民已具遺愛石公

則擊碎之後竟豎代公者或誤訟民跪於碑布狀泣訴之洎佐體幕行縣男女贄羔擁馬首觀曰吾守老矣相與歎惜臨人經亂失業思公益甚欲納軍餉冀得再蒞而終不諧鄭賊汝立盜名當世公夙惡之累見邀不應完尹沈公義謙憂曰何絕之已甚耶待小人不可惡公乃往焉汝立方賣栗谷先生欲公附已或抑或賛以誘之公怒起還沈色之驚問故公曰無異也吾之初不往者自知吾性之不容亟邪也汝立又卜居于臨公逐之因其來而使人譏困之汝立大惡中道而返後果為逆自餘在人事謂後當如何者

無一差忒栗谷先生常語人曰可與共國事者金某
其人也及秉銓與成牛溪渾議薦用將入臺憲居無
何栗谷捐館牛溪去朝竟不果居家事父母極其怡
愉友愛兄弟出於至誠及其所生子女皆視同己出
一弟窮甚常加保護衣食與共至率其家眷於任所
饋奉甚備寧被濫率之彈而不少避後爲邑亦不懈
姊有心恙乖戾於同氣間公積誠意譬曉姊乃感悟
曰兄弟之道當如是也因自悔責泣下復如初妻妾
羣居尊卑有序夫夫婦婦人無間言家庭之內和氣
藹如也厚於宗族信於朋友見人有急盡心力救濟

不計其他宋龜峯翼弼故舊也閭門遘禍無所於歸公出死力相顧館之餘十年久而不衰人皆難之公配淑夫人崔氏海州望族高麗侍中沖之後也高祖諱某某官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守仁兵使夫人貞靜有閨法配君子無違德訓子女得母道甚主饋五十年享祀極其誠敬公之能家賴其治也生卒皆先公一年祔葬一原無子以公弟司議立煇之仲子善生為後女曰姜燦監司次宋爾昌郡守側室子伯生命生甲生女宋胤昌善生子梁櫟女尹材姜燦子遠期早夭次碩期副提學女洗馬韓信及宋

爾昌子浚吉進士伯生子檗臬臯餘幼命生甲生皆
有子女幼宋胤昌子興吉餘幼姜遠期無後取碩期
次子文明嗣碩期子文星副率次文明文斗文辟文
井女鄭恭齊次今為　王世子嬪餘幼宋浚吉子女
皆幼嗚呼夫天授人以才智豈欲使自有餘而已其
生才智也不數則固若有意而其遇於世也亦不數
者是孰使之然哉若我公全才則宜若有為而陸沉
迍邅上下莫我知使如許利器秖試於鷄割豈但公
之不幸也歟然內外諸孫承繼不絕副學與進士皆
能逬續前光成我宅相天之施報其亦在是也歟長

生忝在諸子後只採耳目所睹記不敢侈一言以俟
後之君子云謹狀

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宋公行狀

惟宋氏出於恩津襲聞承宗繼繼綿綿鼻祖諱大原
高麗判事三世至明誼官司憲執端善鄭圃隱諸賢
世號名人聘叅判黃粹女懷德望族也子孫因家於
懷入我 朝有諱愉隱德不仕號雙清堂生諱繼祀
司憲持平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遙年軍資正曾祖
諱汝楫祖諱世英考諱應瑞林川郡守階通政妣廣
州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潤慶之女祖曰守貞修撰

贈領議政曾祖曰世佐判中樞　贈右議政嘉靖辛
酉九月生公諱爾昌字福汝五歲而喪所恃長受業
于白麓及先君子又學於宋龜峯因從遊於栗谷李
先生之門所與交皆當世聞人癸未偕諸生直李先
生之誣庚寅中司馬庚子筮仕連源察訪擿奉使之
濫騎汰進供遞馬之假托剩數者抵罪蘇殘祛弊為
多辛丑換景陽癸卯遷繕工直長丙午陞主典獄簿
轉司憲府監察所在皆舉職丁未出監鎮安縣戊申
丁外憂式禮無愆庚戌外除夏司贍寺主簿冬新寧
縣監時廢朝搆殺國舅金悌男羅織大獄公之庶妹

婿亦與焉公坐此罷官即癸丑年也於是卷歸于懷
營挹灝亭望辰居遨遊其間餘十年癸亥今 上之
反正也即授文義縣令陳章蠲積年逋欠一境蒙惠
甲子病遞乙丑軍資判官丙寅榮川郡守頗有聲稱
未幾忤監司罷號牌廳以未竣事 啓請杖還公以
為受罰還任有壞廉恥之防非 國家所以待士夫
終不肯乃有削奪之 命丁卯還職牒五月寢疾終
于家公病不易常櫛漱不廢接應不倦臨終命子弟
易寢東首扶坐正冠怡然而逝死生之際人所易亂
而無異治日人皆難之得年六十七用其年八月丁

酉葬公州儒城縣沙寒里五道山乾坐巽向之原從
先兆也公天禀敦厚言語慎默醇然信義人也少往
來先生長者間有薰陶漸染之益雖不刻意力學而
其所踐履有足聽聞者事親極其孝敬喪祭悉從禮
制巫覡妖淫之類使不得接跡於家內世俗紛華之
習一切謝去蓋自林川公家法然也居常早起束帶
居外不與婦人混處教子弟有方友愛弟妹撫諸姪
如己出好善疾惡勇於為義待人以誠信於朋友尤
厚於宗戚里閭之間戶外之屨常滿而必有酒食恤
窮好施不問家有亡亡友之子窮無歸者至收而育

之身後之日家無儋石焉居鄉未嘗有非義之事賦役必先於小民以身率倡務糾正鄉風前後守宰莫不歎服鄉人無善惡皆敬憚之當官盡職吏畏民懷修舉廢墜不爲姑息之計官具祭藏拭目而改觀若聽訟折獄必緩律而質券不撓於權貴又未曾飾外矯情取悅於人在官雖無赫赫聲去必見思平生以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爲心擇田宅奴婢之便好少壯者分與弟妹自取瘦薄者曰吾則此足爲生癸丑之禍事將不測觀察使素相好者亦連緣其獄謀自脫歸之於公牒公來將拘而餂功也公曰死生有

命豈容人力遂馳往則邱吏来報獄畢觀察未售其
計黙然但謂公曰獄畢矣後㗛人竟搆公而因緣得
占華秩公聞亦一哂而已公配令人金氏光州世家
考僉知諱殷輝祖庶尹諱錫曾祖　贈叅議諱宗胤
令人淑質天成甚飭婦道事舅以誠配君子無違德
饋食必豐潔祭祀必誠敬治家有法待婢僕以恩隣
里皆取法焉後公四年生先公六年沒生一男浚吉
甲子司馬娶大司憲鄭經世女生一男一女皆幼嗚
呼以公生質之美才行之卓誰之不如乃止於斯耶
學不必禄餒在于耕君子修在我者外物何與於己

也尚賴胤子之賢克守家業繼續其羨勸行不已夭
其或者歸祉於後而彰公不食之報歟公之於某不
但姻戚之好同居四十年道義相許視余猶兄則知
公之深莫余若也玆摭其平昔之所聞見者爲之狀
謹狀

沙溪先生遺稿卷九

筵席問對

癸亥四月日引見時 上曰上來後所當即見而國家有祭祀未即引對有異當初至誠待之之意也金某曰小臣耳聾未能細承 天語又曰小臣遠在外地年今七十有六雖常時供職之人猶宜致仕況臣田野之人遽當重任決難堪當且憲府非養病之地也 上曰曾在閭邸時聞學業高明茂有宿德常願一見乃於今日得見何幸何幸某曰 聖恩重疊屢有眷注之寵久欲辭退而不敢便決者此也常欲於

揖前乞退故今敢言之耳 上曰如有疾病則不須逐日供仕間日而仕可也某曰憲府之任決非老臣所可堪當 上曰此職予猶以為不稱德反有是辭耶某曰小臣牙齒盡落且耳聾不能以言語 啓達略有所錄乞呈 覽(奏草見卷二)此外未盡之言當出外陳啓也某又曰 私廟事自有 朝廷與主掌該官固非小臣所可僭越容議而身居法憲之地故敢盡所懷矣 上曰所懷之言甚好而既定之故不得從深為未安 上覽劄辭曰此錄亦已盡覽矣此外如有所欲陳者言之某曰今番反正之舉扶綱常安

社稷千古所無之盛舉也金瑬李貴崔鳴吉張維皆
臣素親者故曾有私書矣而至於上煩 天覽云極
爲惶悚臣之所懷蓋在此矣 殿下於日後若有所
未盡者則恐有後世之議也 上曰予才德蔑如目
前亦多有所闕已後事有未暇言者矣某曰聞時講
論語云臣意則大學最切 聖學願畢講論語後即
講大學 上曰方兼講大學衍義何異講大學也某
曰大學衍義比大學則似不切近與大學有異也
上曰曾亦有如是言之者自當次第為之某因朴知
誠朱子書請講之言進曰朱子書汗漫似不及經書

小臣之意則帝王之學雖與凡人有異然其先後次第則未嘗不同凡為學必以小學為先蓋小學甚切於人倫日用綱領甚好人君亦宜講服而心經近思録亦當次第進講矣又曰　即位之初　命除田布人心歡喜今聞有還收之令中外民情頗為觖望矣上曰前則命除久遠未收者矣旋聞監軍出來之報故只使輸納其已收者矣其曰或有未收處此似不均且民以失信為怨矣　上曰此布盡除之可也而若還給其已收者又因監軍更收之則尤為撓民故欲姑留已收者用於監軍其後則更不收矣其因閔

聖徽節儉之言　啓曰節儉須自　上先行然後臣
民效之矣　上曰上若節儉則下自效矣某曰爲學
之本先主於敬不愧屋漏工夫最緊要也　上曰非
但學問也若無敬則心不專一何事可做某曰須堅
立　聖志期法三代又因朴知誠正士習之言　啓
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正則士習正矣又曰小
臣得爲言官出入　筵中榮幸極矣而八十之年病
且聾聵決難堪當近日請　闕時左右市人目送之
臣竊意市人之心必曰此八十老人有何所爲而亦
来也云爾臣每一念来不覺愧恧　上曰豈其然乎

有何愧焉雖有疾病調理行公且依予言間日而仕可也國政不須以言語酬酢聾亦何傷以書相通可也上傳于入侍承旨曰此人等夏衣之具覔送事言于該曹

○癸亥六月二十日晝講入侍金某曰小臣忝帶司業及 元子輔導之任決不敢當故前日陳疏矣非徒老病難堪且非常之職必須非常之人可以堪當小臣則決非其人矣不敢以非常之人自處也以此司業之除已久而未敢肅拜矣今日有召 命不敢退在故冒昧肅拜而非敢有行公之意矣 上曰此

非逐日所供之職也某曰臣所授是別設之官故不敢行公若小臣幸登科第則或可供仕於司藝直講之間也 上曰勿辭行公某曰 元子教誨則可以隨參司業則臣無學識何等儒生學於小臣乎若有就臣而問之者可以酬酢矣 上曰近來士習與前有異須長者爲此任多士可以觀感矣某曰 即位一二日間人心翕然今則人心失望矣 上曰緣何致然某曰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宜盡擇送而近日所送或有不稱其職者矣又曰今日人才可用之人皆萃於 朝廷而 朝廷無隨才權衡之人矣

至於吏判申欽自 上不爲委任故無擔當一國事
之意矣申欽前進曰金其於小臣一家之人不知臣
之力量如是 啓達臣識見短淺不能堪任也金其
曰 朝廷方議號牌非偶然計而號牌雖行宜於數
年後爲之以今未定之人心猝然爲此臣未知其可
也人心必亂矣 上曰予亦非不知之而若不爲號
牌則無以充軍額故出於不得已也其曰閭閻之人
皆言宮掖不嚴其所以然則臣不敢知而廢朝之事
今日所當戒也 上曰雜人出入之說乎金其曰雜
人出入之說亦有之沈諮曰此必因問 安嬪出入

之事而言也凡用其人而不用其言則不可謂之用人金某所言自 上體念宜當 上曰言于兵曹禁斷

○八月十日晝講入侍某進曰侍臣俯伏非古禮 祖宗朝亦不如是中間因謬習而然也豈可以俯伏爲敬謹也小臣當初入侍必欲見 天顔累次仰見心深未安然而臣子之仰見 天顔是非不恭之事也臣之父亦宰相也故得聞故事且臣師事李珥嘗問之曰 經筵官俯伏不得見 天顔乎李珥曰何爲其然也吾則言事時仰見 天顔云今時則不然

矣且 君臣必須顏面無阻然後情義相孚也 上
曰起坐言事如有所懷盡陳之某曰臣少與鄭澈相
善且其子爲臣妹夫故臣熟知其人澈實忠清孝友
之人也以己丑獄事得罪甚重而然其時治獄實無
大段所失而只以見忤時人以致此也 殿下即位
以後如柳永慶洪汝諄等亦皆復職而獨鄭澈李海
壽等尚未蒙 恩似爲寃抑而於 朝廷事體亦爲
欠闕矣 上曰後當從容處之某曰何時處之乎如
柳永慶其爲逆則臣未之知也其濁亂 朝廷則甚
矣如此者先蒙追典而獨於鄭澈未也如此等待則

恐無其時也又曰臣四月自鄉入京其時士大夫之
心頗似純完近日則不如前矣 上曰頃者年少輩
處事非當以致如此耳某曰今日可用之人皆會于
朝而但無領袖主張之人人各自以己心為心 國
事不可為也夫君子當朝必有領袖小人當朝亦有
領袖今無領袖之人何以為國乎又曰小臣筋力不
至大敗故猶得以趨蹌隨班矣然年深病重耳聾尤
劇貪戀官爵亦自有苟且之嫌況人之見之者以為
如何且教誨 元子時時有問難處而聾不能酬酢
尤為未安矣 上曰小兒有何論難之事乎如或有

之則在傍小官可以傳語矣某曰近欲乞骸歸死鄉家 上不許某曰願得受由下鄉矣 上曰下鄉欲行祭乎某曰墓祭時祭不得行久矣欲往行之某又曰凡事當均一為之俞伯曾趙廷虎所坐一事而伯曾則敘用廷虎尚在罷職中事不均平也 上曰廷虎則問東答西與伯曾不同矣某曰又有一事未安允籍沒之法其身伏誅然後沒入其家財矣今朴自凝則其身尚存而籍沒其家財非常規也自凝雖承宗之子廢 大妃時渠乃立異而猶且得罪似為過矣 上曰如是故貸之矣某曰臣之友金權善良人

也廢 大妃時立異竄死 朝廷錄用其子孫宜矣但其子方在喪中故其孫垌為別坐而頃日來言不欲出仕云臣問之則答曰家有兄塽而吾先得職故心甚未安矣臣曰汝雖不仕而汝兄未必代汝得官汝父母之心能不落莫乎 朝廷以汝祖父之蔭必將復官汝兄矣 上曰金塽亦令吏曹相當職除授可也某曰今日聞之請罪朴東亮者以他人之名代呈其疏極為不義朴東亮有罪無罪間渠自為上疏則猶為可也而代呈之此習可惡也 上曰如是故因禁欲治之也

○甲子二月十六日 大駕在公州 引見金某進曰亂賊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者乎此後 國事尤可慮也民心不可不急急收拾 宗廟祭享及御膳之物以至別進上朔進上並皆減除以紓民力可也 上曰還都後限三四年進上當減除矣某曰國用匱竭百官頒祿以散料給之亦當矣 上曰所居連山家去此幾許里某曰去此二息也 上曰隨駕上京教誨元子可也某曰自此落後似為未安欲依 聖教而但老病不可久留矣某又曰當今民之徭役比於廢朝僅十分之二三然廢朝剝割之餘民

力已盡加以去年凶荒民益困急宣惠廳八斗米不
至太多而但與貢稅米一時徵納故民益不能支多
所怨望矣臣目見其弊去年秋有所疏陳矣今者有
逆賊之變公州近處七八邑儒生欲起義兵請臣為
將臣曰八十老人何敢當此然　大駕南遷則不可
晏然在家當迎于天安稷山之間矣其時同行可也
即通文八邑今十三日約會于公州地岬寺矣儒生
則多有來會者而小民則或出不遜之語民心怨上
大可懼也朴知誡曰土賊之變可慮也金棊曰朴知
誡之言亦是也未知逆賊復起於何處也永吉權盡

己曰還都當在二十三日乃敗日也何如 上曰何
關也朴知誠曰當聚陰陽之人而問之金某曰此不
當上達之事人主當修人事而已陰陽之說何足信
也某又曰國用雖曰乏絶前秋所捧宣惠廳米四斗
若節用則尚可以支用矣春等四斗米未可減之乎
宣惠廳進上定價不能詳定乾鮒魚一尾本價布半
疋而今以米五升折定故民皆以其財添補貿納大
凡定價皆不均一如此矣 宗廟祭用天鵝之價至
於布二三同 宗廟祭豈必用天鵝乎 上曰天鵝
則已除代用他物矣金某曰自 上來臨此地此地

儒生可用之人令吏曹擇而用之可也承旨權盡己曰庭試時此處儒生不得及第似為欠也 上曰然昨日有為次上之人公州人乎盡己曰乃公州人也上曰特賜及第可也

○甲子三月十八日 上自公州還都始開 經筵引見金萁使之參講 上讀論語南人有言章其註曰巫醫雖賤役尤不可以無恒某曰此尤字臣以為冘字之誤也冘古猶字也尤冘字相似故因而訛舛也以冘作尤處見於詩書中庸或問易學啓蒙等者非一啓蒙則先儒李滉改作冘字也以文勢看之若

以為左字則其意蓋曰聖人之道尚不可以無恒而
至於巫醫則尤不可以無恒之意也其為害理大矣
上不答左右亦無辨之者李貴曰當初有賊魁斬來
則論賞之　命而今臺諫反請罪竒益獻李守白等
失信大矣雖臺諫之言不可聽也金某曰李貴之言
偏重然近日臺諫論此事今日請罷職明日請奪告
身又明日請竄謫無有定見是皆自　上不聽臺諫
之言相持不决故有此紛紜矣時將有赦令　上謂
判義禁李廷龜曰罪人等速為抄　啓廷龜白無文
書不即書　啓今則已為磨鍊書之矣李貴曰罪人

盡數放釋宜當金某曰何可盡放乎重罪量移輕者
全釋可也如廢朝時後宮及宮女則盡數放釋使之
還家可也彼婦人有何罪也有權淑儀方定配連山
艱苦可矜矣李貴曰罪人竄謫於國脉有傷也金某
曰以其罪罪之於國脉有何所傷乎李貴曰今者都
城人心極擾都人太半出去道路絡繹逆賊朝夕當
發而李廷龜鄭經世金某皆不言善處之道並不忠
也廷龜經世並有所云云李貴曰有大不忠有小不
忠此則小不忠也金某則耳聾不能聞故不能辨也
金某曰當今苦役莫甚於漕軍非徒渠之一身不能

保全至於一族切隣亦被其害流離失所見之憐惻
臣以為海邑則貸私船直上納山郡則作木上納其
餘牙山倉輸納十三官亦令貸私船直上納則可無
漕軍之弊矣自十餘年前海運判官累不得其人初
運則漕卒盡數乘船而再運則米船不多故漕軍太
半無所用則判官私捧米石於此輩多至累百石盡
為私用極為無謂也今當別立科條今年所餘漕卒
明年使之乘船輪迴遞番則其後可歇矣
○甲子十月十一日引見是日講孟子滕文公至事
齊乎事楚乎金某曰滕以小國間於強國之間雖欲

行王政不能自由也今時則自　上欲行王政則莫之能禦何所憚而不爲也　上不答其因應教李潤雨所　啓進曰小臣前爲守令雖無大段犯罪之事而暗行御史在道内則心有所忌憚也今頻數送之則守令不得恣意矣某又曰今田結落漏者頗多民間徭役不均若量田則徭役均一矣民心亦願之矣李潤雨曰慶尚道人心亦然矣金某又曰小臣居鄉見之以鄉大同徭役之重民多怨之不可行也李時發新自兩湖而來必知之矣李時發曰民果怨之清州之民欲以木匹上納云矣金某曰清州船路稍遠

故然矣然臣之意以木匹納之則民危不能支何也
民間木一匹之價米十斗而全羅道則多至十二三
斗而今 朝廷所定則只五斗以此為準則民必困
矣時發曰然大同則不可革罷也金堉曰臣意以為
此本為民而設而今民怨如此則罷之似可也且臣
聞公州清州等大邑田結落漏極多云矣
○丁卯三月初八日號召使金堉詣江華 行在所
十三日拜辭 上引見教曰卿以老病之人當此危
亂之時盡心國事予甚嘉悅金堉曰國事至此罔極
罔極臣以八十老病之人非所堪任而此時不敢言

病然老且才踈徒為奔走而已第未知此後國事如
何也今者賊勢稍緩乞解職名歸死鄉里 上曰賊
兵尚在境内卿仍為帶職而歸脫有緩急則所管之
事終始盡心可也金某曰臣本病聾近則尤甚以此
為悶矣又曰當初臣扈侍 東宮自公州往全州則
東宮資質英發人心無不喜悅矣 上曰今番變亂
時其處人心如何某曰全羅道則未能詳知而本道
多有士夫故不至甚惡惟内浦及清州則人心不善
向日義兵時多發不遜語又頻投匿名書臣十分開
諭則僅若干人聚會而旋即散去矣 上曰不知何

故如此耶某曰今番和事雖出於爲　宗社生靈之
計而其間斥和之議不可無也其言雖或過激不可
不優容矣　上曰其議則甚是而或有不近之説至
以降字加之如此之言極非矣至於斥和之議則何
敢非之乎某曰尹煌之言誠爲過激而亦不可摧折
矣且尹煌與臣年歲雖不敵渠是成渾之婿姜碩期
是臣之族親且受學於臣故此兩人者臣皆熟知決
非不善之人也大抵自前言者或被罷斥或有補外
者此甚未安其言不是則自　上不用之而已至於
罪之則日後誰肯有進言者乎又曰臣在鄉時竊聞

自 上欲减進上之數矣今聞已令减半云此事甚
善但供上紙前時則列邑擣造封上矣倭變後以擣
造之難督給價貿納其弊不貲矣今若以大狀紙代
之則民可蒙惠矣 上曰朔紙自癸亥以後已為减
之而復設之後只以狀紙代之進於 大妃殿依前
供上矣其又進曰頃在全州時一日有虛警賊已渡
臨津臣聞 東宮欲於明日移住南原臣往見體臣
曰吾將欲請對陳白其不可體臣曰非有明日移駐
之意只令全州府尹整齊人馬而已臣曰今若移住
則兩湖人心決難收拾體臣曰 世子不待人言而

已定不移之意矣臣因聞 世子言若移向南邊則去 行在所尤遠故心有所不忍云云耳又曰臣受命時所爲之事多有未及狀 啓者今欲陳達而聾甚未能焉臣之老病如此賊勢亦稍緩更乞遞職名上曰更觀賊勢而辭免未晩今姑仍帶職名而歸可也其曰從前入侍 經筵時 講畢後有所論難則殿下一切噤嘿下情不通今番入侍則 酬酢如響羣臣莫不欽仰矣又曰此賊難保其遷爲撤歸設或撤歸必當更來而我兵素不操鍊無可恃者此甚可慮矣 上謂都承旨洪瑞鳳曰金長生以老病之人

為國事上来言于該曹給送衣資仍　賜豹皮

沙溪先生遺稿卷九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

語錄

宋時烈錄

問大學經一章一則曰致知在格物此則格致只是一事一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則又是兩件事願聞其所以異曰格物時知自然至非是格物而又致知故曰致知在格物至於收功時則必須物之理盡然後其知乃至不得無先後之序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先看在字後看而後字則其意曉然矣

問物格之說退溪之釋雖多而終未釋然曰然鄭景

任經學精明而於此見亦不透乃曰格物如請客物格猶客來如此則物之理本在彼待人格之然後來到吾心也豈不謬哉惟栗谷之說通透灑落蓋曰物格者物理盡明而無有餘蘊是物理至於極處也是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盡明而無餘然後吾之知亦隨而至於極處矣是主知而言也此乃一本於朱子說也曰何以言本於朱子說也曰章句於補亡章曰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也此以物而言也又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以知而言也或問曰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

隨所詣而無不盡矣

濂溪灑落由於見識洞徹胸中無一點物欲故自然如此此非積累何以與此故朱門人有云使胸中灑落朱子非之曰此非強使之者也

濂溪買賣細事亦記於全書當時人質實可知

若無朱子則堯舜周孔之道晦矣雖二程其所釋經傳多有可疑處又有難從處栗谷常曰余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矣

朱子綱目有一處可疑漢明帝致佛法於中國以亂聖道此何等大事而不爲特書只於目中略略言之

吾則每以為此闕文也

綱目是朱子大事業實秦漢以後之春秋也然綱則是朱子所自修者雖游夏不能與也目則使門人節録者故多有未善處

綱目特誅楊雄荀彧宋齊丘等而特崇奬節義之臣盖所謂春秋因亂而作者其所感者深矣周室東遷而孔子生宋氏南渡而朱子生春秋綱目皆是一治也

朱子論衛輒事義理極精微學不至聖處則不能及此盖說到至變處以示可與權之義而又折轉到至

正處以垂權經大訓於天下後世此非命世亞聖之
才而何又曰趙汝愚所處寧宗事略如衛輒賢而衛
人不聽其逃之義（論衛輒事見大全答范伯崇書）
無極而太極常以為世人不甚曉解而惟栗谷之釋
最為分明栗谷常曰雖無其極而實有太然之極云
爾
退溪理氣之論終有未透處若聞栗谷之言則必相
契合矣
嘗聞栗谷先生之言曰情是不知不覺自發出來不
教由自家惟平日涵養之功至則其發出者自無邪

枉矣意則是情之發出後因緣計較者志則是指一處一直趨向者意陰而志陽也然則性情統於心而志意又統於情者也

栗谷曰點掇本註猶言拈掇沾綴拈掇以手指取物而排置之意也沾綴以水滴瀝於地面之意也如明道言雄雉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其下即曰思之切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下即曰歸于正也此以己意間間下語於本文之中之意也

栗谷曰許魯齋之仕元人多訾之然此乃失身非失

節也盖魯齋雖不當仕元本為生長於北方非如宋
室遺民之類故耳
余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門下清風為請其祖金
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清風憮然而退私於余曰欲請
不許之由於先生而嚴不敢焉君須待間請問也余
如其說則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以
是言於清風後竟不敢復請云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於事為無所不通將帥之任亦
可當否栗谷曰若自任將兵之事則吾亦未敢自信
亦可為將帥之師矣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擔當國事如到極難處則將如何栗谷曰繼之以死而已學問亦然成不成姑置不論當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可也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在楓岳時未嘗變形乎栗谷笑曰既已入山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須問也

栗谷入山時自號義菴志乎集義以養浩之義也

余嘗從容謂宋龜峯丈席不必干與時事以取禍害龜峯不能用栗谷秉銓時龜峯列書若干人以薦栗谷粘之窓間余往見而大驚請去之栗谷曰此何妨

泛論人才是伊川之所不辭也
栗谷與人言不間親疎必豁然無所礙阻傾倒無餘而止可見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見陷於小人者亦以此也
韓文公所謂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光輝日新者此實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考之今古則惟栗谷可以當此矣
吾於栗谷心悅誠服常以為不可尚已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故牛溪門下人頗不能平也其後往來熟習見其氣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以為道義

交有以也
栗谷答人疑問略不思量應聲輒對而皆中理致矣
栗谷之喪余方守先考制依黃勉齋服晦菴之制具巾帶往隨栗谷之喪時時輩在政席以此為不謹執喪防塞王子師傅望有一人曰昔曾子當喪而往弔子張曰我弔也歟哉於朋友尚且如此況於師乎是非塞之也乃通之也然塞者力故終不擬焉
退溪云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四端理發而氣隨之退溪之病專在於理發二字矣盖理是無情意造作之物寧有先氣而動之理乎大槩原其本初而言則有

理而後有氣然理在氣中元不相離故其流行之時
氣常用事而理則隨之而流行矣故朱子釋中庸天
命之性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又釋太極圖妙合而凝曰太極二五本混融
而無間此言理在氣中也其曰凝者氣聚而成形也
者正庸註氣以成形也然則理之乘氣而氣不隨理
者豈不較然乎理氣二字知之難而言之尤難徒知
理在氣中而不知理自理氣自氣則有理氣一物之
病徒知理之自為一物而不知與氣元不相離則有
懸空獨立之誤須知一而二二而一然後可無弊也

此說晨起言之

栗谷於理氣說通透灑落橫說竪說根節分明雖如我之鈍根者無不曉然矣

語類曰七情氣之發四端理之發退溪之一生所主在此故有理發氣隨之說栗谷以為四端固亦隨氣而發然不為氣所揜而直遂者故謂之理之發七情固亦理乘之然或不免為氣所揜故謂之氣之發似當活看也然七情中亦有主理而言者舜之喜文王之怒非理而何四端中亦有主氣而言者朱子所謂四端之不中節者是也

先生嘗於夜裡呼之曰爾知心性情意等字乎對曰只於註說朦朧看過豈得分明識破乎曰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瀉出者貯此水而有時瀉出者器也函此性而發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別也此情既發之後經營謀畫者意也指向一事而欲之者志也思與志相近但志則大而思則小也念慮則思之屬而慮有虞度之意矣又曰情是不知不覺闖然發出不由自家者也以此發出者經營謀畫者意也至此然後始由自家故大學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也

博文約禮二者於聖門之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栗谷每誦此言以教之然余所見栗谷於博文之功最多而於約禮猶有所未至也

退溪集中自言樂處甚多昔明道詩言傍人不識余心樂朱子猶以為少時作康節多言樂處而其一曰真樂攻心不奈何朱子笑之以為非真樂今退溪只以退居靜處隨意看書是非不到為樂此誠樂矣然於孔顏之樂則恐未能與也孔顏之樂周子朱子皆引而不發此豈易言者哉

余之一生所受用者司馬公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

言者也温公若無慎獨之功何以與此此一句先生爾雅言也大學誠意章中庸首章旨訣昭如日星而先生所操尤爲親切推其極則自然仰不愧俯不怍浩然有不可形容之妙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後文敬公自號慎獨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也

先生云嘗受近思錄於龜峯龜峯極其英邁看書無碍謂人如己故一番讀過而專不解說余初盖茫然如未學也退而靜坐看來看去十分辛苦讀而思思而讀晝夜不已然後漸漸通曉千思百慮終未透然後請問焉讀書勤勞未見如我者也今爾看得容易

看得容易者知未必精知未精則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也

少時於防制色欲款用工夫雖久留關西終不萌於心也

李君惟叅年多未娶先生書伊川責周行已之語以示之

每侍宿於傍先生夜必着冠而坐微微吟咏或呼與之語一日宿於書堂早起来謁則先生曰吾今夜誦過心經大文無一字記不起矣

先生晩年只修疑禮問解家禮集覽暇時則看庸學

矣常曰修身齊家莫切於家禮小學治心進學莫要
於心經近思錄又心經約而近思大也
嘗進講論語不可以作巫醫註雖小道尢不可以無
恒余進曰此尢字明是允字以字相似而訛誤也允
古猶字也　上意不以爲然矣
朱子喜讀韓文而如吾性本魯鈍又於經書日不暇給
故未嘗觀諸子書以致著述鹵莽此非儒者所病而
亦不可謂沛然無艱阻也爾須兼看韓文乃退而受
韓文若干篇於愼齋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嘗曰君以鄭松江爲何如人對曰小子父兄常言其清直狹隘之人先生曰是矣此公自恃清白無瑕眼下無人終爲一世所仇嫉程子曰識高則量大此公亦是識不高之致也

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因言昔松江一日挾家禮来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破則公喜甚曰今得破欝幸甚幸甚未幾自 經筵直来見余笑謂曰今日遣逢一奇事矣進講訖後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屢次尋繹而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爲我講說雖翰注苟有

知者勿辭乃昨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爲對吾一一句絶而釋其義自　上教曰大段灑然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謂筵臣曰某官高多事之人而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耶諸人皆慙謝吾幾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既退追送賞賜此實君之功也可分受也小子竊謂宣廟萬機之餘猶且留心於此等文字而又不知則不措又不恥下問如此大禹之克勤小物周公之坐而待朝何以加此余於崇禎丙子因使臣行錄問家

禮疑義於禮部使臣回言問於禮部則其主事笑答
曰俺等所主者　皇朝禮而已家禮非所知也夫家
禮乃化民成俗之書也禮部曾不經意至於窘急乃
以謊說而禦人其不誠甚矣抑可以知　皇朝事實
而亦知　中朝不尚朱道之一端也
先生曰栗谷於精微肯綮處必明白說破雖文理未
者皆能曉解龜峯則不肯剖析其意蓋謂吾雖言而
未必知也其氣像不侔矣然龜峯蓋亦不欲人躐等
退溪之答人問疑禮如承重孫妻有姑則不為從服
之類非朱子本意景任專於禮學而於　啓運宮初

喪偶然妄發大為崔鳴吉所害惜也

追崇之議方盛時先生曰此議唯李貴朴知誠所見適然而固執不回其餘似皆出於承順 上意也如程子以悼園為非者只以不當稱考而稱之也今議者乃曰稱考時程子不以為非而至稱皇考然後始以為非云夫皇字是顯字大字之意是虛字也程子之意斷不在此也

反正初正是有為之會而反正諸人忘於富貴又值适變胡變人心大壞 上亦知國勢之傾危置之於無可奈何之地因循以度朝夕天下之理不進則必

退可勝歎哉

余與金瞻金睟以世分之厚雖色目既分之後猶相往来嘗問於瞻曰人言宋應漑攻栗谷之啓出於公手云然否答云不然吾豈為是乎渠家亦有能文者何借於余盖指宋應泂也因謂時烈曰汝家與彼家族屬相親且與隣墻而能不為流入難矣

李王汝之妻嘗失性痛哭於家吾之儕輩每謂飢餓所致然而王汝之氣終不少挫豈觀感於石潭之緒餘耶

先生甚惡黃俊良之附托李芑至欲削去朱子節要

跋文矣嘗問先生痛斥黃俊良如此則高霽峯亦附李樑而栗谷却取之至以為儐相時從事官何所見之異同也曰霽峯少時其父孟英為樑門客故霽峯亦不得脫免與俊良事似有間也

嘗曰汝叔父評事曾未見也嘗見張維問曰君所知中誰為第一流曰以小生所見則宋邦祚是爾戊申年及第而来見見其儀形接其談論益信張說之不虛也

先生議論忠厚和平絕不為刻核之言而至於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鄭畸翁弘溟印送松江稿其跋文有曰孽臣秉柄先生亟取筆註其傍曰孽臣即李山

海也
嘗曰癸未以前東西皆是士流相爭故栗谷每為保合之論癸未以後則邪正分為二黨矣嘗見金宇顒問癸未事果如何金曰小人也然其意若欲只以小人之名歸之於李景慄李徵數人而欲自脫其一隊之人甚可笑也
先生年八十四而易簀于辛未八月三日其春出至大門外綠槐下微吟古書徘徊數次曰余自量筋力則行步猶可日三十里矣門人李恒吉曰是年歩臨渠家云其家去本宅五里強矣

辛未出吊族人于石西而歸余出迎于林外馬坐凝然如少年矣

鄭弘溟録

先生因講心經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并舉范淳夫女所言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程子因賛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孟子與范女所言異同何義丞問於諸生某作小說稟於先生曰凡人心有如室中火光雖被外間風氣牽動擾攘難定固未嘗隨他出外牽動時却在此安定之時亦却在此非如人乘馬出門相似其謂存亡出入只言感通之妙莊

子所言一日而再撫四海之外亦非謂自內出外而他適也如何如何未知先生終果印可否耶

嘗言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時節學者有難窺測自餘衆人多患走作跳攀必須先立本體然後隨其發動處省察加工方有摸捉每於經書講解必以兼觀動靜為主乃知老先生用力實地非草草也

每於馬上看書或誦庸學等書無時不然余自少出入門庭侍寢時多晨夜必默誦古書循環不輟常自言吾於庸學誦讀殆過數千遍而亦未覺其有增長之益云

嘗言先儒論學處雖程朱話頭便能曉解其當否而至如詞章利病出於村家學究者亦未通透豈業專而不暇究及耶

問父喪旣葬改葬母者服緦終事與否曰禮凡重喪未除而遭輕服者制其服而哭之其除之也亦服輕服云則何獨於改葬緦而有異乎以此而言雖在斬衰當其改葬母也服緦從事無疑

問喪服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其葬服斬衰䟽曰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父未葬不敢變服也以此而推之似亦有以重壓輕之義今以斬

喪改母之葬是或一道耶曰父未葬時母之改葬也服斬衰禮有明文父喪葬後改葬母也雖服緦麻豈有盡三月常服當見尸柩與發引及葬日虞祭時着緦服而已事畢則即服斬衰過三月後哭而脫緦宜也

問主妻喪者未練祥而遭斬衰之喪則及其妻之練祭當服期服祥而亦然但祥祭時易練服後當服何服以卒事耶禫祭則以重喪在身固可廢也但其子既於十三月之祥除練服着祥冠則及其十五月當禫之時以其父之不主祭已亦廢母之禫乎抑可自

攝其祭而除服乎且此子方有祖父期服在身今若釋期服卽禫服則於義無據如欲廢毋之禫而遂祖父之喪則其除毋之祥服當在何時耶曰主妻喪者有父喪斬衰之服其妻之練祥當服妻服入哭而祭時不可着吉服只着頭巾與布衣祭之而已禫則父有重服不得主祭子不可獨行禫至祭日只着毋之喪服入哭後脫服又服微吉之服哭之而已其父雖斬衰服盡後當依過時不祭之文更不祭朱子之言有之矣此等禮是臆說無據不敢為是也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一　附錄上

賜祭文　李明漢製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壬申朔二十一日壬辰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徐挺然賜祭于卒前僉判金長
生之靈惟靈天資溫粹秉德謙冲飭躬以矩接物恩
恭家庭濡染師友切琢存養旣久踐履斯篤好善之
誠樂道忘飢沉潛經籍剖析精微誘掖後進闡揚墜
緖聞言與處鄙背自袪平生服學學如不足不求而
仕仕竭其力中遭溷濁家禍孔憯乃遯于荒亨以處
坎予始有聞私自興歎初年 延訪擢掌風憲法筵講

義陳閑其忠訓予元嗣不言以衷予示褒嘉貳卿八
座冀與終始匡補予過氼石難渝自專素鬢白首丘
園聞亂糾義奔問海澨慰予播遷曁予還都告歸翩
然夫豈拘拘强所不欲卿辭衰退予愧誠薄世道趨
下風化日非朝無矜式士失依歸賢人去就實係與
替馹路安車諭書相繼卿始何心果於忘世春和已
過期以秋霽天不憖遺遽喪老碩邦國殄瘁儒林索
莫箴規無聞典則無咨環顧朝野毗倚伊誰同時之
幸不究厥施俯仰嗟悼此心何旣玆令禮臣替奠泂
酌靈其不昧庶幾來格

東宮致祭文　　沈演製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
王世子遣臣兼侍講院弼善鄭弘溟致祭于卒前叅
判金長生之靈粤在　先朝蓋多儒賢賁飾文明步
武聯翩惟靈繼起爲世所欽恂恂其質慥慥其心早
脫科臼酷耽道眞鯉庭承訓詩禮飭身鱣堂講業切
問近思蚤夜研窮終夕孜孜不能不措眞積力久回
也其殆參得之曾筮仕于朝歷試專城絃歌子游政
拙陽城遺時孔阨禍憯鴒原用晦而明亨於處屯專
心樂道杜門鄉曲白首窮經一味愈篤乾坤再闢髦

士禀征命車載至有貞其行鶴髮蒼顔趨朝翼翼烏臺白簡遇事諤諤追台就學傳之德義愉色和容循循善誘開說蘊奧發揮精微旁流曲達如容得歸扞格是去茅塞乃通　宸心載說　寵遇斯隆爵以命德金玉其秩躋于亞卿稽古之力俄焉告老樂彼幽居歸來一室左右經書自公之去眷言興懷台常念公公豈忘台年齡雖邁充養有素庶幾百年以永終譽誰謂末疾遽罹一朝惟公有子實我宮僚日者辭朝遄告其歸台始有聞惕焉憂之曾未幾日流訃忽至一老不憖天何至此哀聞　宸陛慟切台衷誰加

箴誨誰擊包蒙溫溫德音抑抑儀形永言懷想没世
何忘瞻彼鷄龍寔公桑鄉湖山依舊哲人云亡斯文
已矣吾道非耶儒林慘沮國人咨嗟式遣宮官替薦
菲薄靈其有知庶乎歆格

祭文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門
人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姜碩
期通訓大夫司僕寺正知製 教兼 世子侍講院
弼善鄭弘溟等謹以酒果之奠告訣于沙溪金先生
之靈嗚呼哀哉先生在世國有望矣先生去世道卽

喪矣士失師承膂無相矣矧伊顓蒙安所放矣惟我
先生早志于學敦行孝弟綽有餘力濡染家庭服事
先覺專心經籍直闡路脉日如不及忘寢與食篤於
取善說以時習幼儀入德自有階級循序而進戒在
踰躐尋向實地體認脚踏禮說多門迭出旁羅世昧
準的人患講磨博聞審問未嘗自多毫分縷析考校
無訛一室危坐四體端直敬以勝怠嚴整修飭聖謨
賢訓諷誦晨夕樂於及人盡誠誘掖凡古箋註有醇
有疵紬繹耐煩反復研思心存手記窮本達支白首
無倦確然自持躬履已久眞知日新動察靜存用功

則均發揮蘊奥提論諄諄温辭愉色四座生春人多
虛往無不實歸薰德祛惑審其從違遭時溷濁淆亂
是非辨別白黒揚搉顯微事在久遠因襲誑謬舉世
皆聾莫或扶救常加惕慮決定去就愠于流俗任其
訾詬中罹禍患屏縮田里處屯而亨素行其位乾坤
再闢玉帛徵起受託　元良任專傅義當　延開講
輒進規箴誠無不動默契　天心時有變禮匪創斯
令人各聚訟互軼交侵援證經史參以羣儒隆宗降
私大防難踰陳章著論庸備鑑戒言不相爭動見咻
恠　寵遇雖隆其柰衰退居閒憂國願言心痗志以

師氣壽必稱德何知未疾遽至易簀全歸無憾晏然
觀化世道愈下寢入長夜哀聞　宸極慟迫朝野嗚
呼先生冲和樂易實出天賦口無疾言色不形怒處
心以寬應物有裕無智無愚咸囿大度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燕居如齋動足蹈禮矜容惰氣不設身體無
愧屋漏儼對上帝秉德惟一終始不替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與人交際惟主平坦傾倒忱愫絕去浮謾衆
口含糊公心裁斷不大聲色人自敬憚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小大親黨窮不自謀其來如歸各得庇庥一
視無偏仁洽恩周費心百忍何貴前修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徽言懿行日遠日忘眞源一派漸就堙亡俗
尚貿貿誰砭膏肓人才眇眇誰進狷狂菽粟芻豢誰
知其味蠶絲牛毛誰會其趣哲人其萎邦國殄瘁同
德失鄰異言日肆猶有攷据草藁盈篋嗣續是憑不
墜家業大限雖窮終譽有斐滔滔浪死不朽能幾碩
期等早登門牆誼同子姪曾未管窺卽是粱祈冥行
擿埴倀倀靡託德音已矣函丈猶昨誠深辭隘哀不
能文長號告訣庶其有聞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辛丑朔十四日甲寅門

人宋浚吉李惟泰宋時烈等謹以酒果之奠告訣于
先生之靈筵嗚呼先生道如地負德如春生將不可
一二談也而年加於孔聖之十一又肯曰予有後昆
則先生之於道與德壽與福無所憾矣而將有太史
氏狀焉小子何述惟小子等早失所怙幸得依歸瞻
其容而悅良玉之溫潤即其座而樂春風之和暢問
業則居敬而致知也請益則修己而治人也論太極
則是朱而非陸辨理氣則捨陶而取栗講宗禮之大
經而主洙泗之微旨參河南之的論毫分縷析誘掖
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靜嬉游林泉而發舒寬廣從

容答問而誨諭丁寧悠然有舞雩之樂泰乎有興國之趣不知日之將夕夜之將闌則世趣雖異俗謗雖騰而知依得所莫顧其他譬如幼穉之兒入父母懷而不怖其狂雷猛虎之患矣今焉已矣尚復何歸嗚呼痛哉小子等禀質庸愚受才凡陋生於僻鄉而無善俗長志科名而墮世臼滅裂伎倆少無可稱而猥蒙奬許謂可以教恩愛之篤蓋出於尋常之萬萬矣蔬食菜羹必分於前起居寢息必命於側戒浚吉以早世路者慮其妨學業也教惟泰時烈以做時文者知其有老母也其來也喜其至其退也悵其去拜違

之際必問其復來之日寄書之時必道其相思之意非曰能之而偶有一得則喜見於色無吾以也而各言其志則必悅於言嗚呼先生之期望於小子小子之仰成於先生夫豈偶爾而每幸其春秋已高氣貌彌盛庶幾百年永保此樂孰知先生教我不卒而棄後學如遺耶嗚呼痛哉往在孟秋之初寄書於浚吉時烈曰兩公同處必有相益吾得浮病氣吸遄促云而猶喜其筆力無減辭語不錯無妄之疾必底於勿藥之喜未足深念而豈意舊病未痊新恙交添一紙遺墨終作永訣之筆耶嗟乎逍遙之歌已動於寄書

之日而省問後人未與於執燭之列易簀之際始及於門而又未能卽趨以入奉訣顏面惟泰之來又後於二子則殮飾已設儀容已掩平生至痛沒齒何減尤有所痛恨於心者先生嘗語於小子曰吾欲有事焉時晦之釋疑多謬寒岡之禮說有闕你三人合處而會則可與證其謬而補其闕焉小子等敬諾而退厥後或有疾病或汨世累終未仰副盛旨早知如此何敢一日捨函丈而之他以孤辱敎之意而永結終天之恨耶言念至此肝蝕而腸摧嗚呼痛哉泰山頹矣吾徒安放嘉言懿行日遠日忘而唯功利之誘鄙

俚之說喧豗於左右則寧保其初心之不變而不負
其教育之恩耶而况疾病侵尋舊習猶纏歲月難往
歧路易差而平生所受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則
中宵撫躬雖欲不悲得乎昔日先生之憂我三人者
實惟其不克有終而今日小子之自悲其身者亦惟
其罔有歸宿近將謀卜一丘擬結三盧相觀相益一
遵先生之彀律而鯉聞詩禮嗣續德音門牆不空典
刑猶存則請以所事先生者事之而先生之證訂遺
稿成帙盈篋欲就有道而正焉其將捨此而何之繼
此以往小子之迹不絕於君子之庭而或免爲小人

之歸矣伏願先生之靈永垂憐於長夜擿埴之人而或有所保佑於冥冥之中也嗚呼痛哉小子事先生于今有年矣既不能致養無方又不能服勤至死而三年築室且乖夙心噫先生視小子猶子而小子不得視先生猶父也他年地下無面奉對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儀形永隔卒業無期風霆之變日月之光三千曲禮三百經禮萬變之酬酢一貫之精微義理無窮而墜緒茫茫浩浩真源何處尋求永言思之慟懷如焚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痛哉尚饗

改葬時祭文

維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正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
門人通訓大夫前行旌善郡守金灦將仕郎前　濬
源殿叅奉李恒吉等敢以酒果脯醢敬祭于沙溪金
先生嗚呼先生道德崇深敎化無窮矧余小子等及
門親炙受恩罔極者其於梁木之慟羹墻之慕曷敢
以歲月之久而暫弛哉顧自先生之歿倏焉十有餘
年矣遺風雖在士學靡宗其不以不善之行得罪於
鄉里者或寡矣况望其奉承緖餘篤志力行以不負
先生敎育之恩哉今玆遷奉再覩靈柩玉色金聲怳
如重承旋將永閟攀慟莫及嗚呼亂離瘼矣世道澆

矣朝聞夕死知有何人伏惟先生尚有以哀憐而默
佑之也嗚呼哀哉尚饗

老先生還葬也余侍文敬先生在高井前一日連
鄕諸老將同薦奠酹肴羞已陳余曰不可無文諸
老曰倉卒難具盍與公聯名而略述數行耶余曰
余方欲別薦微誠屬稿將半承命難矣諸老強之
不已遂捨之而別爲立草則諸老曰可矣遂用之
其半稿則銜袖而歸今失其所在玆因疇孫聞瑞
石諸公有所云云追記其文耄荒之餘又失其半
悲感益深矣當時春兄病不能會既歸則笑而迎

謂曰此間少輩錄来連鄉祭文大加貶駁余笑謂曰毋爲輕議也因記頃年幼輝氏倡爲兩賢從祀疏也得谿谷文示余余不知而議論妄到則幼輝氏微笑而去至今思之淝汗沾衣也當時幼輝氏之笑余必如余之笑少輩也余曰余文何敢擬谿谷也至今五十年而余獨留在此世終蔑有聞孤負老先生敎育之恩常切悲懼而春兄與諸老亦不可見矣略記顚末以示疇孫使及於瑞石諸公云時崇禎丙寅陽月華陽老夫書 鄉老文末端云云其時以李藎誣告禍及門下而不忍斥言故有若是論者然矣同春謂此事沒痕迹亦善矣

周孔之統晦翁繼開麗有圃老其書東來石潭之
學一主於斯惟我先生早自得師缺樸實用功終
至明通至于晩年道全德隆論其氣象渾厚深崇
或謂春和或謂嚴厲仁智異見皆是測蠡缺嗚呼
千載道喪理晦晦翁之功萬世永賴其功維何發
揮經旨惟於禮經未盡梳洗付托後人極其諄諄
先生於此如受面命用志不分朝講暮討缺勉齋
續編當與揖讓缺惟余小子禀質偏駁天誘迷衷
改轍登灸缺○右半稿

又

維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正月初九日乙酉卽沙溪
先生遷奉之期也表姪宋浚吉方抱痼病不得往赴
前一日敬遣子光栻以清酌庶羞奠于靈筵文以告
之曰嗚呼哀哉先生之歿距今十年餘矣音容日遠
影響無憑微言莫聞隊緖難尋眞所謂不待七十子
喪而大義已壞者矣追惟謦欬至痛猶新嗚呼哀哉
龍虎既亡世道嬗變千怪百鬼無所不有孰有維持
倫紀嚴設堤坊以扶斯世而濟斯民孰有孤雛獨倡
身任繼開以衛斯道而淑斯人斯不惟數三小子區
區私痛已也環東土一域不外於先生之道者所以

追思永慕旣沒世而愈不能忘此固人心所同又安
可誣也嗚呼哀哉小子顓蒙早游函丈所以奬勵敎
育蓋不翅如天地父母庶幾奉以周旋無忝我所生
無負我師門此情炯炯可質神鬼顧此昏弱之質元
非受采之資一失依歸有退無進人鬼一關依然打
不透重以痼疾纒髓今又十數年矣況綿澌荼無復
有奮迅勇往之望新知不繼舊學俱荒而歲月侵尋
顚毛已種種矣何昔日辛勤撫育欲其成就之萬方
而今直爲此昏昧摧剝兀然一病人也自悼志學無
誠天不助佑撫念身世旣悲且慚他年地下更有何

顔箕室三年旣孤於前臨穴一訣更負於今茫茫宇宙此情何極伏惟恩靈如在尚賜歆格

遯巖書院奉安祭文

嗚呼惟我先生天賦粹美發軔正路遺落俗累善取於人學以爲己尊心求道發於寤寐沉潛經籍揚抉微奧研究禮家剖析毫縷辨別醇疵參證今古飭躬修業動循規矩眞知實踐日新富有任重致遠期以悠久自習幼儀輥到白首純誠無間確然自守遭逢涸濁跡與世左素位而安不易吾介一室圖書聖賢在座樂於及人摋善裁過雍容函丈薰德飮和懶者

有立病若獲差譬諸金玉日加礱磨優游卒歲遑恤
其他　朝廷再肅玉帛交辟一入脩門庸答殊渥匡
時責難言則古昔愠于多口爰反初服君民一念食
息靡懈桑榆已迫去就存戒杜門頤養德隨年邁何
知一夕絳帳晦彩朝野相吊龜亡鳳去士林牢落誰
放誰與猶有流風曷泯終譽騰兹溪曲杖屨之所雲
林如昨沙水帶愴俛仰觀感左右響像載營祠廟以
寓尊尚春秋香火競奕在上冲和之氣堅重之質有
儼其容有邃其識今其已矣常在心目嗟我同志均
蒙教迪奉持周旋寧敢失墜庶俾徽懿不昧千禩嗚

呼哀哉尚饗

釋采祝文

躬行純熟蔚然成德紹述前脩啓迪來學典刑未淪
尊尚彌篤籩豆有楚庶其昭假

沙溪先生遺稿附錄上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二 附錄中

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高祖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　贈禮曹參判

光原君妣咸陽朴氏　贈貞夫人

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妣靈

山辛氏　贈淑夫人

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全

義李氏　贈貞敬夫人

考諱繼輝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妣

平山申氏貞夫人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其先盖出新羅有王子興光知國將亂遁于光爲氓庶子孫因籍焉至麗代益彰大八世相繼爲平章事洞號平章者自金氏始也入我朝世有顯人左議政諱國光再叅勲盟封府院君是先原公之考也大憲公字重晦號黄岡聰明韻秀淹貫經史蔚爲成材一時名賢朴思菴淳奇高峯大升皆推重焉栗谷李先生珥常以公輔稱之不幸早卒未及施用朝野嗟惜貞夫人叅賛夷簡公琰之女麗朝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先生以嘉靖戊申七月

八日申時生于漢陽貞陵洞第自幼莊重不妄言笑
不戲狎識者知其爲德器也年十一申夫人捐背大
憲公迸逐于外贊成撫養之憐其稺弱常寘膝下不
許就傅稍長能自奮發勵志聖賢之學其於世俗趨
好一切不屑也初從宋龜峯翼弼受四子近思錄等
書專心探究不懈益勤自是學日益進大憲公喜曰
吾兒已如此吾無憂矣及長師事栗谷先生備聞聖
學之奧潛心力行自任甚重李先生期許特深乙亥
大憲公出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遊客日以聲色爲
娛先生每省覲之暇整頓自持於衆所好漠然不以

經意一時稱頌皆以爲不可及萬曆戊寅 朝廷搜
訪遺逸以沉潛聖經篤信古訓薦授 昌陵叅奉辛
巳大憲公朝 京師先生隨行吏曹以祀官不可久
曠換授敦寧叅奉是行往返萬餘里所以服勤扶養
誠孝懇至至如飯匙亦皆從傍默數以知安否之候
壬午又以才行卓異有陞叙之 命是歲大憲公捐
館廬墓盡制喪除拜 順陵叅奉辭遆已而用前
命陞平市署奉事尋去職累拜活人司圃二署別提
司饔院奉事皆以病辭戊子拜童蒙敎官庚寅例陞
通禮院引儀辛卯出監定山縣蘇殘補弊一以忠恕

爲政壬辰倭奴入寇戎事旁午民伍凋獘先生策應
撫綏各得便宜士夫家避亂而至者亦盡心周恤以
故吏民安之而羈旅者忘其流徙焉方伯以悃愊無
華爲政不煩褒 啓之丙申秩滿解歸連山庄舍旋
拜户曹正郎時天兵南下先生調度糧餉于湖南竣
事復 命未幾以事免寓居于海西黃鳳之間時新
經大亂士學廢弛先生日與門人子弟講誦刮磨窮
晝夜不倦尋復叙拜丹陽郡守戊戌夏拜軍資監僉
正户曹正郎皆不就秋拜南陽府使言者以驟陞論
遆己亥春除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並辭遆俄而復

拜軍資監僉正以屢辭 恩命爲未安出謝秋爲安
城郡守畿輔去亂未久遺氓凋瘁先生盡心撫摩不
數年幾復其舊辛丑 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
生特被 召以宗親府典簿兼局事病未供職壬寅
春賊臣仁弘用事大設機阱以錮士類先生不樂於
京師遂歸鄉廬癸卯夏除益山郡守乙巳冬罷歸光
海己酉拜翊衛司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已而換
授鐵原癸丑李爾瞻希光海意謀殺永昌大君瓅以
及 母后會無賴子朴應犀等殺掠行商事發被逮
爾瞻誘脅應犀等使援永昌搆成大獄時先生庶弟

慶孫平孫等並被鈎引拷死俄繆冤論以逆律蓋爾
瞻輩欲以延及先生也先生闔門當坐親舊震慄或
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不以爲意但曰死生命也
豈容人力於其間哉會有司言法不當坐又因大臣
議事遂已當慶孫之被告也光海問應犀曰金某亦
與知乎應犀曰某是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
及鄭浹誣服問對亦如之自是屛居田廬杜門不通
外人唯左右經書潛玩以自適天啓癸亥 仁祖大
王反正即下敎曰金某自予初潛熟聞其名遂以司
憲府掌令徵先生 上疏辭以老病因以書勸勵勳宰

略曰不料孽天浴日之功遽出於諸公之手正彝倫於旣墜扶國步於將亡此誠不世之義擧也第念作始非難有終惟難若不能善後人心觖望則議者必曰當初義擧非爲 宗社爲富貴功名而已則豈不大可懼哉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愚甚爲諸公憂之人主初服惟在輔導之如何我 新宁春秋鼎盛王質幼彰此正命哲命吉凶之幾也宜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涵養薰陶成就聖德期致之於三代之上然後一世之能事畢矣又曰今日生民如解倒懸飢渴之甚易爲飮食孟子所謂事半功倍者此其時

也若復因循架漏不汲汲於拯濟則其何以大慰顒
望哉亂後病民之政科外之歛盡皆蠲免改正貢案
量入爲出杜塞防納永絶施奪如此等事當如救焚
拯溺不可緩也又曰賊臣當國其徒寔繁幽廢 母
后斁滅天常罪實滔天然按獄之體不可無差等之
別五刑五流輕重殊科持衡審權務得其中毋或乗
快致有濫觴之失可也或以五王之遺禍爲戒此非
君子之言也王者用法惟視情罪之如何寧容私意
哉又曰爲今之計莫如絶偏係開公道無論彼此而
惟賢是用揆量短長而惟器是適百寮寅協期見至

治不亦美哉又曰曩日之貪饕征利可言者非一而
惟是銓選科舉刑獄之類率皆賄成 朝廷之濁亂
生民之困悴職由於此正始之初宜以清化源革痼
弊之說曰啓迪於 聖聰諸公亦宜清慎自律激勵
朝著毋踵靖國三大將之所爲則公私幸甚諸公得
書歎服遂達 睿覽 上亟稱善以爲至論疏批有
曰遠爲上來以副予飢渴之望先生入京又上章辭
職 不許 上將親祭于 私廟廷臣議祝辭禮曹
判書李公廷龜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大臣皆以爲
上以親孫繼 宣廟之統與旁支爲人後者不同旣

不考 宣廟則於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自稱子先生以爲不可上䟽曰帝王之統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姪皆有父子之道焉春秋曰躋僖公夫子之微意可見矣四傳之意皆以僖公父視閔公是蓋以相繼爲後爲父子也漢宣帝以其所生父尊爲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而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小宗合大宗之統也程子亦曰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宣帝以孫行入繼大統爲昭帝之後則不可以私親上繼於祖明矣今 聖上繼承 宣祖之統而又以私親上繼 祖廟則正所謂

以小宗合大宗亂倫失禮者也且旣稱之爲考必爲
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三年之理乎議者
謂宣帝於史皇孫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
子謂之亂倫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夫皇字乃大字
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私親不可加考
字故立言如是也議者又以考位之闕爲辭然帝王
之家只以承統爲主雖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
道焉豈可謂考位之闕也議者不能精察轉輾謬誤
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義有明據
似無疑矣後日入侍 上曰自在閭邸聞學業高明

宿德純茂常願一見上來後因有祀事未果即見殊
非常矜至誠企待之意今乃相見何幸何幸慰諭甚
備先生拜謝仍 啓曰 私廟稱號非臣所敢輕議
而身居憲職不敢不論今幸得近 耿光而精神衰
落言語拙訥敷奏之際恐不能詳盡所懷敢具小劄
以進矣仍出懷中以達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
學問學問之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其義理之精
必須體之於身驗之於事無事則此心渾然惺惺不
昧澹若止水及其念慮之發察其公私義利之分克
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得

天理之正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
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
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況人君一念之間
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仍曰
前者疏辭甚好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甚用未安尋
遆爲司宰監僉正六月因 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
業以處之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
辭不獲其時師傅諸公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老
成宿望每於胄筵文義之外隨事規勸 元子甚敬
重焉未幾入侍 經筵力陳老病不能從仕之意且

曰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臣則決非其人矣 上
曰師儒之職必須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近來士
習異前故以此相煩耳八月復於 經筵啓曰臣年
老病聾不能決退常自媿恥請乞骸歸死鄕里 上
慰留之未幾請歸掃先塋 上曰勿爲久留好爲往
還特於 闕内宣醞慰遣之仍令本道備給祭需
元子亦面語丁寧曰願勿久留先生既歸省墓即拜
疏陳謝兼以沿路凶歉之狀及民間疾瘼條列以聞
上又優納焉仍 下教曰斯速上來以副予望先生
雖感激 恩眷而衰老之年不可僕僕於道路爲也

遂上章辭仍寓箴規曰臣聞張子曰以己心爲嚴師司馬公曰吾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伏願聖上留神於此一政事一號令之間皆稟於天君精察其是非而行之至於乙丙幽獨之地如承大祭無愧屋漏則 聖學所就其可量乎 上嘉歎焉甲子二月李适反 大駕南遷先生迎拜於公州賊平還都 上教曰從此入京教導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入城拜尚衣院正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因請暇還鄕六月上萬言疏罄陳所懷略曰臣受 恩深厚絲毫無補身處田廬徒切報效之誠謹條十三事以替

前席之對曰立大本恢舊業遵洪範講小學盡聖孝
敬祀典親九族體羣臣親聽政革民弊罷大同修軍
政嚴禁衛也　上答曰覩此條陳實是修身救弊之
策敢不服膺而力行哉九月特陞工曹參議時憲府
囚治內奴之豪橫者事涉　慈殿　上下嚴旨峻責
憲府政院封還　上益怒推責政院先生上疏辭職
仍及其事曰廢朝之失人心不可勝記而內奴之弊
居多其時法官豈聞有推治之舉也今上有　聖明
故下能執法　殿下反加峻責此固出於承順　慈
旨然政院憲府亦不可推詰也政院若但奉行而無

所覆逆則一司謁足矣何必政院爲哉臺諫若徒含
默而無所糾正則一仗馬也將焉用臺諫哉此雖小
失尋其病根則專出於私意若以小事而忽之則終
必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矣伏願精察病根之所在
如有毫髮之未克必痛懲而遏絶之不使其滋長焉
上優答焉懇召不已十月乃赴謝 筵臣言金某以
耆耉之人既已上來宜令出入 經幄且使輔導
元子補益必多 上曰今既陞秩可別立稱號使教
元子予亦欲時時接見遂改號爲講學官乙丑八月
冊 元子爲 世子先生特陞嘉善盖錄導誨之勤

也拜同知中樞府事乞暇還鄉臨行拜疏略曰臣一
離京輦永隔 天表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
德以正大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明斷制事而戒優
游之失任人惟觀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盡誠
心而勿事乎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道之士採
納務愽財擇務精毋主先入以格羣議毋拘常規以
失事機奮發大志克臻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莽更無
遺恨矣 上嘉賞仍曰予心缺然勿思永歸拜掃墳
塋趂即上來先生旣歸屢陳疏乞遞丙寅春 上遣
啓運宮之喪先生赴 闕進慰留旬日請告徑歸政

院 啓曰金某將下去當今宿德無出其右雖在山林固當招致而今者旣來遽還 聖上貪賢好德之誠似不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 上命留行而先生已去矣上疏辭謝且曰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頻接臣僚講究變禮臣亦欲有所論列而當初疏章略有所陳不敢更瀆於哀疚之中時私親服制或云當三年或云當齊衰杖期或云當不杖期論議紛然終歸於杖期先生以爲非是故疏中及之先是寧越郡守朴知誠上疏請立 私親爲禰廟喪三年百官從服其徒李義吉相繼投疏力主追崇之論先生以爲此

古今變禮一或差失悔不可追遂紛互經傳考據今
古爲書以與朝中知舊略曰朴疏引儀禮爲今日之
證按儀禮及圖式之意正統繼體之子早卒或廢疾
不立其子或繼祖或繼曾祖爲其父若祖當斬也故
鄭曰宜嗣位疏又曰祖與父合立廢疾不得立已當
立受國於曾祖者夫傍支入承與正統繼體有異今
大院君不可謂宜嗣位合立而　主上亦與當立受
國於曾祖者不同也今引而證之殊失經旨矣朴疏
曰子不可以父之貴賤擇而取舍之也夫以傍支入
承大統者事體至嚴自不得顧私親非所謂取舍之

也朴疏又證以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說夫奪宗云者如漢之蕭曹如爲諸侯則雖支子當奪長子之宗移之於已立廟於所封之國也故漢人謂奪宗者父爲士庶子爲諸侯奪宗嫡主祭祀也此豈人君爲私親立廟之意也設若 宣廟在世冊 主上爲世孫則爲 宣廟之後乎爲 大院君之後乎朴疏又引衛輒禰祖之說夫孔子之罪輒實罪其不父其父也非槩以禰祖爲非也湯之孫太甲平王之孫桓王皆繼祖而立未聞追崇其父漢宣昭帝之從孫亦不以史皇孫入廟只稱皇考而程子范氏胡氏猶以違禮

亂倫斥之朱子載之綱目若如朴疏則漢宣之禰昭亦如衛輒而程朱之論亦爲誤耶晉簡文以從祖繼從孫齊鬱林王魏文成帝以孫繼祖雖追尊其父亦不入廟唐宣宗以叔繼姪 皇明建文帝以嫡孫繼太祖追尊父懿文太子入廟揆以儀禮嫡孫爲其祖與父斬之說猶有可據也自商周以下以孫繼祖者多至有以祖繼孫以叔繼姪昭穆倒置而只以承統爲序者帝王與士庶不同故也父子之倫雖重入繼之義至嚴出爲人後與入承大統其事雖殊不得顧私親一也愚意當以禮家出後入承者爲本生父母

期爲據也完城君崔鳴吉以書抵先生累萬言大意以爲今 上與爲人後有異當爲本親三年先生報曰鄭李兩公但主稱考之議而猶斥三年之說是猶失於初而得於後也今公則爲一層之說必欲爲三年無乃自信之過而誣古今之正議乎令劉曰鄭經世極言稱考之爲是爲人後而稱考於本親見於何經稱考而降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也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也今日之降服是則前日之稱考非也二者必有一失云云此言良是然以此責李鄭兩公則可移以詰儀則豈非不思之甚乎帝王之

以叔與祖繼姪孫者甚多若如今意則稱所繼之君
當曰皇從孫皇姪而自稱當曰孝祖父孝叔父耶鄙
意則以爲當依通典自稱曰嗣皇某於先君亦當別
有稱號而未有儒先定論不敢創說也禮官所謂有
父子之義而無父子之名者正是也至如趙相禹疏
則雖本於胡氏亦非穩當何者以祖與叔之尊稱子
於姪孫之行恐無此理也儀禮嫡孫繼祖若曾祖而
爲其祖與父服斬者祖與父宜嗣位而已當立故也
然則衆孫之繼統者不得爲私親服斬明矣議者知
衆孫之不可服斬則乃曰　主上與循序繼立之君

無異是亦嫡孫也豈不異哉令意必欲自　上爲三
年且爲喪主主朝夕饋奠而以衛君吊季氏魯君爲
主爲證昔者魯有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辭不
得命公爲主蓋桓子不可與衛君爲賓主故哀公爲
主非主桓子之喪也乃爲衛君而爲主也其可以此
而傳會於今日乎令劉所謂親祭祝號之難鄙意亦
然蓋綾原既稱孝子　殿下又爲稱子則名分果爲
紊亂矣其曰不爲稱考則事事皆順既已稱考則節
節難便者誠是也朴踈曰臨海無子光海罪廢　大
院君爲第三子則　主上當爲嫡統惜乎駟不及舌

也諸王子中義安爲長信城次之 大院君居第五
而義安以綾原爲後則所謂 主上嫡統者其果然
乎 主上以支孫承 母后之命入繼大統名義極
正何爲是牽合苟且之論以厚誣天下後世乎又其
言曰 大院君在世則 主上必當讓位今不可以
幽明有間也夫孔子之不得位天也後世雖極尊敬
不敢加以堯舜之位則分定故也周公以大聖居攝
政之位而聖人以魯用天子禮樂爲僭何也惟名與
位不可假爲也李義吉之疏言 大院君在則當爲
讓位死生不容有異 宗廟享之有何疑焉此則顯

爲追崇入廟之論矣追崇私親後世之事也公私得失豈足多辨丙寅秋延平府院君李貴歷訪先生因及私親典禮論辨甚多及其還　朝上劄謬稱先生亦改舊見引先生假設之辭以證其說先生上章辨之曰臣與李貴所見本不相符貴頃日訪臣臣略有所論貴不肯諦聽今見其劄辭則於臣之說截去首尾只存中間一句與已相近者以爲已援誠爲可笑臣於此事不能猝改舊見非敢昏耗前後異辭也丁卯春西虜入寇　上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下有
旨以先生爲兩湖號召使先生承　命卽出近境召

募兵粮湊給　行朝身詣分朝面對盖將以維繫人心控制三南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分朝諸宰蒼黃欲奉　世子移駐嶺海之陬人心波蕩顯有尾解之勢先生力言其非計又請謁備陳利害　世子首肯曰吾意亦然俄而訛言亦自定三月與門人詣江都時和約已成賊將退矣　上卽引見慰諭曰卿以老病盡誠國事予甚嘉悅先生因請賊勢稍緩願解職名以歸　上曰賊兵尚在境上不妨仍帶其職脫又有急須終始盡心焉先生曰今日講和固出於不得已然斥和之議不可不優奬　上曰卿言固是然

或以不近之說加之此甚非矣先生曰言者雖過識不可摧折今者以言獲譴者相繼後日誰敢盡言乎還鄉卽區處兵粮解職閑居崇禎戊辰秋拜刑曹叅判再辭不赴巳巳夏 上謂筵臣曰金某以宿德之人不肯來京來亦卽歸此予誠意淺薄禮遇踈略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使久留也右相李廷龜曰金某生長輦轂下非遯世之士年紀雖高自 上盡其誠禮而不以常規則可致也 上卽下溫旨又命駕轎以來先生陳疏固辭 上手批曰卿國之大老德行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爲士夫矜式必有啓沃

之益故予方側席以待 召命稠疊 辭旨益懇先
生自念年迫桑榆精力已耗不可貪戀 恩眷全沒
去就也連章累牘竟得辭免庚午以優老典陞嘉義
辛未五月忽有微恙家人請謝客靜養先生不聽日
與門人講論不輟起居與寢無異平日至八月疾頓
革初三日甲辰酉時易簀于正寢嗚呼痛哉時中子
判書公侍側與門人一用先生平日所定喪禮蓋以
家禮爲主而參用儀禮也季子參判公係官于朝聞
疾病亟馳歸未及見殯後方至訃聞 上震悼遣禮
官 賜祭吊孤致賻有加 世子輟講行素謂宮僚

曰昔我蒙學扞格特甚實賴金公有所啓發其恩何
可忘也亦遣官致祭於是士相吊於野搢紳相吊
於朝門人依黃勉齋服晦庵儀白布巾加經素帶以
喪之旣而筵臣 啓曰金某宿德有功斯文宜加追
典且助襄葬 上命本道護喪營墓是年十月十九
日葬于鎭岑縣城北里丙子用議者特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旣而以宅兆不利辛巳正月初九日移
窆于連山縣高井山牛頭里先祖妣許氏兆後坤坐
之原西北去大憲公墓僅一里碑誌墓表具焉先生
天賦敦厚氣貌和粹謙冲樂易之資方正確實之操

自然近道早承家訓已知向學及從事師友之間慨
然有求道之志遂專意於性理之學其所以爲學者
必以讀書窮理爲先反躬力行爲主故其讀書也必
整勑衣冠端拱危坐專心致志終日沉潛字求其訓
句採其義少有疑晦則仰思俯讀必得通貫而後已
窮晝夜忘寢食必以黙識心融精思實得爲務如是
者自初至終常如一日焉最以小學爲學者之基本
尊信服行以爲終身準則每夜必誦庸學心經近思
錄等書循環純熟如誦已言故先生始自以爲質魯
而難成及其用力之久通透融釋看書析理迎刃而

解無有窒礙處矣其躬行也必以居敬爲主常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湛一虛靜外物不能侵亂至於衆人率多擾攘動時多而靜時少必須敬以直之然後爲學始有湊泊處耳故雖在紛華波動之時幽獨得肆之中必肅然不亂炯然不昧是故操存日固涵養日熟大本既立而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紊矣故其見於日用者步履安詳不失尺度居處恭謹無少放過莊重徐遲嚴毅宏深儼然人望而畏之及乎接其顏貌聽其辭氣則有自然之和氣薰襲於人故無貴賤無少長無不慕悅而化服焉其居於家則每

日蚤起盥櫛束帶展謁家廟退處書室靜對几案絕
不以事物經心閨庭之間斬然有序親在左右就養
必極其方撫恤卑幼慈愛周洽死喪之慼情文備至
祭祀之禮誠敬兩盡己巳賛成夫人之喪先生方在
海西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不數日訃至壬辰長
子隱在他所遇賊被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此皆誠
意純篤而然矣事諸父如事所生友愛弟妹至老彌
篤財物自占其薄惡悉以饒厚與之慶孫等死非命
追念如一日痛悼之意不覺其發於聲音傍人為之
感動盖其篤恩義正倫理者可謂盡善而盡美矣其

見於仕進者則官守不擇大小盡心奉職而中年多滯州縣其愛人利物之意出於至誠癸亥以後立朝亦無多日終不能展盡所蘊然知無不言言必中理隨事匡救補益弘多其愛君憂國之誠不以退處而有間也至論治道則必以明天理以行王道正人心以矯偷俗振紀綱革弊瘼爲先務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但空言而已也其於師友之間恩義兼至宋龜峯闔門遘禍窮無所歸先生盡心周旋奉養家中以終其世 仁祖卽位先生率同門上疏訟寃待其遺孤無異同氣鄭松江澈爲挾憾者所搆目爲姦魁因

作陷人之一大阱平日相識亦或乘時下石以傳時論朝著諱言其姓名者三十餘年矣先生慕其忠直常辨明其心跡雖訾謷蝟至不顧也癸亥登對歷陳誣衊之狀請復官爵事栗谷先生一如事親甲申栗谷歿先生方在憂服中爲制師服遠赴臨之朔望服其服而哭之忌日齋素終身不廢於龜峯亦然自是師友之義復明於世也其接引後進則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反覆誘掖諄諄不倦讀書必使辨明句讀玩索義理以俟其自得而體之於身心驗之於事爲大要必立志爲先躬行爲實隨其材品多方開導見

其爲己務實則心悅而色喜若己有之或涉於浮泛則丁寧戒之其授書次第則始以小學家禮次以心經近思以培其本根以開其門路然後及於四子五經循循有序階級甚嚴至於時文華藻之末則未嘗及於言議也嘗謂學者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近以爲兩邊出退溪李先生滉以謂互發皆見有未透而失之二歧也栗谷先生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矣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爲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雖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

也又嘗論大學物格知至曰朱子所謂物理之極處
無不到者謂物之理詣其極而無復可格者世皆以謂
吾之知到極處若是則是知至也非物格也以物理言
之則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雖是一事
言各有當不可不明辨也鄭愚伏經世又謂無不到
者謂物理來到吾心也譬如請客而客來云爾此大
失朱子之意矣盖人窮物之理而理之在物者旣詣
其極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程子所
謂纔明彼卽曉此者正謂是也物理本具吾心豈有
來到吾心之理乎又嘗論中庸戒懼謹獨曰戒懼是

兼動靜說謹獨是單就動處說盖集註於戒懼曰常存敬畏云者是無動靜未嘗不戒懼也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是雖未有見聞之時而亦不敢忘其戒懼也於謹獨既常戒懼云者申言上文所謂戒懼者是兼動靜也於此尤加謹焉云者始就動之端尤致其謹也其荅胡季隨以戒懼屬靜以謹獨屬動者乃朱子初年所見也至於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性情之說論心性情意則辨胡氏二歧之惑一以朱子之訓爲主此皆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又嘗曰司馬公所謂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吾嘗持守此

戒而不敢失也又論東方道學之統以鄭圃隱夢周倡絶學於麗季金寒暄宏弼繼墜緒於我　朝而微言未著至道未暢靜庵趙先生光祖以誠明之學任君民之責立朝施設蔚有可觀其遺風餘韻足以聳動百世矣自是厥後間有一二儒賢挺生名世而未見有卓然傳道者退溪先生承羣賢斬伐之餘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沉潛經傳講明義理守一己之謙德牖後學於來世其功可謂大矣至如明白純粹洞徹無滓眞知實踐得聖人之宗旨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措之事業而合時宜出處以正進退以義任繼開

之丕責壽道脉於無窮者惟吾栗谷先生一人而已其所以論道學之淵源辨先哲之本末而審於取舍者如此云先生平生不事著述每讀書輒記所疑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卷藏于家又有刪定申義慶所編家禮集覽三卷喪禮備要一卷備要則刊行已久雖遐方委巷無不遵用焉然此書刪定未盡徑先流布先生蓋未善也仍復修改先生歿後又爲追刊故有前後本焉蓋先生平生用力最多於禮學也先生娶昌寧曹氏追封貞夫人判敦寧府事昌陽君光遠之孫僉

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貞淑柔嘉甚有婦德年三十六卒始葬連山縣居正里壬申改葬于鎭岑辛巳又遷祔于牛首里子三人長璟卽壬辰被害者次集吏曹判書承訓傳業爲一時儒宗焉次槃吏曹叅判女三人壻監察徐景霌牧使韓德及一人夭側室子六人曰榮生員曰燊曰杲曰榘曰櫟曰棐進士女二人壻李栖李名鎭判書側室子二人曰益炯曰益煉生員女二人壻生員金泰立鄭廣源叅判子六人曰益烈郡守曰益凞副提學曰益兼早魁司馬死節於虜變 贈持平曰益勳主簿曰益煦正字早夭曰益炅

進士女五人壻府使李淀判書李厚源修撰張次周
生員李海寬沈若濟徐景霱二女壻縣監愼曝成壽
韓德及三子郡守壽遠宣傳官智遠志遠三女壻李
汝洪金敏成李時挻榮三子曰益熀曰益炡曰益熞
檠二子曰益燧曰益烜杲一子曰益炆女二人壻宋
有鎭李倣榘一子曰益燉女三人槼一子曰益煸女
一人壻柳宰棐五女幼內外曾玄孫摠二百餘人嗚
呼先生道德學術之懿非後生末學所可窺測而時
烈最是晩進尤不敢有所容議然間嘗惟念竊求其
始終而追記平日言行之梗槩蓋大憲公以通才邃

學大振厥聲先生幼承緒業已得文獻之傳而栗谷
先生以卓絕之姿應奎躔之瑞不由師傳默契道妙
任斯文之重而倡聖學於世則實我東晦翁之嫡傳
也先生既承其學得聞大道之要則遂一意擔當銖
累寸積自少至老祁寒暑雨造次顚沛未嘗有斯臾
之間以至於明誠純一觸處洞然明以察其微則太
極陰陽萬事萬物之理貫於一而無餘剛以任其重
則古今聖賢至德懿行之美備於已而不遺用力之
確也雖事物紏紛而不能奪自守之篤也雖死生交
變而不能移威儀容止之則猶謹於衰暮耆艾之境

戒懼省察之功益嚴於幽暗隱微之中工夫日新上達不已至其晩年道尊德盛則渾全完厚崇深廣博不可涯涘冲和之氣達於面背豈弟之意溢於言笑神定而貌莊色溫而言厲動靜語默徐泰詳緩自然之中成法分明燕居油油樂易多恕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則淺陋愚昧之可知而可見者也嗚呼先生學已至於高明而勉勉乎如未及見德已臻於純茂而謙謙然如未有得年已踰於八衮而玩索之功日加一日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觀於外則可謂安且成矣而測其內則盖有入不

及知而獨覺其進者存焉宜其學成而行尊道純而
德備蔚然爲一世之儒宗矣中庸曰有不學學之弗
能弗措也有不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不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
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歷選古今能如此用力
以至于成如先生者盖無幾焉此殆天相斯文篤生
先生以爲爲學之標準使資敏者不敢躐易以騖於
虛遠而資魯者不肯自畫勇猛奮發知恥力行必蘄
于有成則先生之功豈少哉而孔子曰尊道而行半

途而廢勉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不知年數之不足程子曰少而好學固可愛老而好學尤可愛使後世之年力衰遲懼於難成而懈於用力者聞先生之風亦必有所感發而興起者矣盖天既生栗谷於前以高明超絶之資抽關啓鍵洞開道學之源委以日星乎乾坤又生先生於後以篤實踐履之學眞誠積久卒究聖賢之成法以模範乎來裔天之所以生我兩先生以啓我東方道學之統者夫豈偶然哉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抑兩先生之氣象造詣各有相近者而其於朱子所論二程夫子如文王治岐周

公制禮之不同亦或庶幾焉爾後之知德者或有考焉則亦庶乎知斯言之不誣也

崇禎紀元後庚寅四月日門人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宋時烈謹狀

沙溪先生遺稿附錄中

諡狀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姓金氏學者稱爲沙溪先生其先蓋出新羅羅之季有王子興光知宗國將亂出遁于光爲氓庶子孫仍籍焉至麗朝八世相繼爲平章事故名其洞曰平章入我　朝世有顯人有諱問藝文館檢閱其配曰陽川許氏以節行旌閭事載三綱行實再世而至左議政諱國光策敵愾佐理兩勳封光山府院君生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與獻納金馹孫等力爭　懷簡追崇非禮時議韙之卒　贈禮曹

叅判光原君卽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叅議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
考諱繼輝世稱黃岡先生聰明才學冠一時歷事
明宣兩朝栗谷李文成公每論公輔才必擧公爲首
官終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妣平山申氏叅
賛夷簡公瑛之女麗朝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以
嘉靖戊申七月八日生先生于漢陽之貞陵洞第自
幼性行醇篤不妄言笑不戲狎識者知其爲德器也
年十一申夫人捐背贊成公撫養之常寘膝下不許
就傅稍長能自奮發從事聖賢之學其於世俗趨好

一切不屑也䄵從宋龜峯翼弼受四子近思錄諸書
精思力行銖累寸進黃岡公喜曰吾兒已能如此吾
無憂矣旣又師事李文成公備聞道學之要自任甚
重文成期許特深黃岡公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遊
客日以聲色爲娛先生每以省覲至外若不爲崖異
而操履甚嚴未嘗一近媟謔人以爲難萬曆戊寅
朝廷選學行士以沉潛聖經篤信古訓薦授 昌陵
叅奉辛巳黃岡公朝 京師先生將隨行吏曹以祠
官不可久曠換授敦寧府叅奉是行也往返數千萬
里所以扶侍奉養誠孝懇至如飯匙多少亦皆從傍

黙數以驗安否之候壬午以才行卓異有陞叙之
命亡何遭黃岡公憂廬墓盡制服闋拜　順陵叅奉
病遆旣而用前　命陞平市署奉事尋去職累拜活
人司圃二署别提司饔院奉事皆以病辭戊子拜童
蒙教官教養有法多所成就庚寅例陞通禮院引儀
辛卯出監定山縣誠信寬惠得吏民心明年壬辰倭
寇至先生策應軍務振卹窮困公私兼濟方伯以悃
愊無華爲政不煩褒　聞秩滿歸連山庄舍俄拜戸
曹正郎隨天兵調餉于湖南竣事復　命尋以事罷
僑居海西黃鳳之間時寇亂未息士皆廢業先生日

與門人子弟講誦不輟樂而忘憂屢授丹陽郡守軍
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俱不拜
又除軍資僉正安城郡守僶勉就職時畿輔新去亂
疲氓未蘇先生盡心撫摩不數年民復其舊辛丑
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生特被 召入拜宗親
府典簿有病不果供職及鄭仁弘用事先生不樂在
京遂歸連鄉癸卯除益山郡守居三歲免歸光海初
復拜翊衛不就尋授淮陽府使議者謂地當北關要
路宜用武人換授鐵原府癸丑朴應犀誣告獄起先
生之庶弟二人見逮考死奸黨從臾追戮屍論以大

逆先生閫門當緣坐親舊憂怖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曰禍福命也難容人力會大臣臺官言緣坐非律事得已初光海親問應犀曰金某亦與知否應犀對曰金某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問對亦如前以故先生獲免自是屛居田廬不通外人唯潛玩經籍以自適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下教曰自予初潛熟聞金某名卽以司憲府掌令 召先生上疏辭以老病貽書諸元勳極言輔導君德安民緩刑收人才恢公道之術仍戒諸公亦宜淸愼自礪毋踵靖國三將之失諸公得書歎服遂

以聞于 上 上亟稱善及辭䟽入 下旨温諭俾
以駕轎上來復 下教促之先生承 命感激力疾
赴 朝又上章乞免不許時 上將親享于 私廟
禮官儒臣皆謂 主上以親孫繼祖於本生無兩考
之嫌祝辭宜稱考稱子先生以爲此實古今變禮身
居言地不可不陳所懷乃上䟽言帝王之禮莫嚴於
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道春秋傳論閔
僖猶父子漢宣帝繼昭帝而尊史皇孫爲皇考先儒
譏之 殿下旣承 宣祖之後不當復考私親宜倣
程子說稱叔姪爲是他日入侍 上慰諭甚備仍曰

日者疏辭甚好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深用未安先生拜謝仍出懷中奏劄以進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問之道無他須將聖賢之言講求義理之當體之於身驗之於心使本原虛明澹若止水及其幾動之際精察公私義利之分克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然天理流行人欲淨盡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況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尋遞爲司

宰監僉正六月因　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處
先生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辭不
獲其時師傅諸公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宿儒耆
德尤爲　元子所敬重文義之外隨事規勸補益弘
多先生每進見輒引疾乞退　上强留之且曰師儒
之任必得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故以此相煩耳
八月復申前請　上再三勉留先生乞骸益懇　上
敎曰好往還勿爲久留　陛辭日特　宣醞慰遣之
先生旣還鄕上疏謝　恩兼陳沿路民瘼　上優納
之仍　下諭促還先生又上疏辭且進戒曰臣聞張

子曰以己心爲嚴師司馬公曰吾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願　聖上一政事一號令之間皆禀於天君乙丙幽獨之地如承大祭則　聖學所就其可量乎甲子正月李适反　上幸公州先生迎謁道左賊平　回鑾　上敎曰從此入京敎導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歷尙衣院正拜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仍請暇還鄕上萬言疏陳立大本恢舊業遵洪範講小學盡聖孝敬祀典親九族體羣臣親聽政華民弊罷大同修軍政嚴宮禁等十三事　上答曰觀此條陳實是修身救弊之策敢不服膺而力行哉秋特陞通

政大夫工曹參議先生上疏辭且言憲府禁治內奴
政院封還　傳旨皆奉法守職不宜摧讁時適有是
事故疏中及之　上優答焉十月赴　召謝　恩筵
臣言金某旣來宜令出入　經幄且使侍講　元子
上從之乃改稱講學官乙丑春冊立　王世子命
陞嘉善階盖錄輔導之勤也拜同知中樞府事尋又
乞暇歸鄉臨行拜疏請奮發大志益進　聖學絶偏
係戒優游兼陳用人接下納諫敬賢博訪精擇之道
言甚懇切　上嘉奬仍曰予心缺然勿思永退拜墓
訖趂卽上來先生旣歸屢疏乞解職終　不允明年

春 上遭 仁獻王后喪先生赴闕進 慰留旬日
請告徑歸政院 啓請留之 命下而先生已歸矣
上䟽辭謝且以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陳戒焉先是寧
越郡守朴知誠上䟽論大禮其說與先生相反先生
作書與 朝中知舊痛辨之元勳有主朴氏說者劉
中謬稱先生亦攺舊見先生又上章自辨丁卯春邊
遽至 上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下有 旨以先生
爲兩湖號召使先生承 命出境召募兵糧湊給
行在身詣分朝上謁蓋將以爲控制三南維繫人心
之計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分朝諸宰蒼黃欲奉

東宮移駐嶺南先生力言其非計又請 對備陳利害 世子然之俄而訛言亦自定三月赴江都起居上引見慰奬時和事已成賊且退矣先生乞解職歸鄉 上曰賊兵尚在境上不妨仍帶脫又有急須終始盡心先生仍 啓曰今日講和固出於不得已然斥和之議不可不優奬 上曰卿言固是旣歸區處兵糧解官閑居崇禎戊辰拜刑曹叅判再辭不赴已巳夏 上謂筵臣曰金某以宿德之人不肯來京來亦卽歸此子誠薄禮簡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使久留耶右相李公廷龜曰金某生長輦轂下初非遯

世之人自 上盡其誠禮則年雖高必來矣 上卽
下溫旨又 命安車卽路先生上疏固辭 上賜手
批曰卿以國之大老德行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
爲士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
辭 召命稠疊 辭旨益懇先生自念年迫桑榆精
力已耗不可貪戀 恩眷僕僕道路爲也連章乞骸
益力庚午以優老典例陞嘉義階辛未夏始病風濕
然起居興寢無異平素日與門人講論不怠至八月
疾革以初三日酉時易簀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遠
近相吊以爲斯文喪矣訃聞 上震悼遣官致祭賻

有加 王世子亦輟講行素遣宮官致祭 上又命
本道護喪營墓門人持服者數十百人比葬來會者
幾千人是歲十月十九日葬于鎭岑縣城北里丙子
用議者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辛巳正月以宅
兆不利移窆于連山縣高井山牛首里先祖妣許氏
兆後艮向之原士子等建書院於先生所居之旁俎
豆之杖屨所曁亦多立祠以享焉先生天賦㪅厚和
粹莊重篤確已自近道蚤承庭訓又得大賢爲依歸
慨然以古人自期眞誠純篤有足以貫金石而通神
明者其爲學一以程朱爲準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三者爲終身事業俛焉孳
孳不知老之將至每日晨起拜謁家廟退就書室對
案危坐日有新功常默誦小學心經庸學等書循環
熟複夜以繼晝雖造次顚沛之頃未嘗或間也遇有
疑晦處精究力索至忘寢食必通貫而後已初間自
以爲質魯難成及其用力之久則看書析理的破氷
釋無復窒礙專於朴實頭用功不騖高遠不蘄小成
尤致謹於不覩不聞之地潛心對越整肅自持雖大
衰之年疾病之中未嘗設惰慢之容其動靜言爲表
裏幽顯純如也常曰毋自欺三字是吾平生所自勉

者充養既深德性渾全粹面盎背望之崇深紘偉不可涯涘而即之和氣薰然如坐春風中觀其外則可謂安且成矣而先生方且謙謙如未之見日新又新不容少懈平居油油若無可否及其論事是非辨別淑慝嚴毅直截有雖賁育不能奪者四方之士無問識與不識皆仰之如山斗孝友之性實出於天贊成夫人之喪先生適方在外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未數日訃至壬辰之難長子隱在他所遇賊被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人謂至誠先知之驗事諸父如事其親愛同氣老而彌篤痛二庶弟死非命哀憐之情

不覺其自發於言貌寢寐之間傍人爲之感動居官不擇大小盡心奉職晩際 聖明禮遇隆重每以年齡已暮 國恩未報爲恨其章奏所論必以端本清源革弊祛瘼明天理行王道正風化振紀綱爲先務本末備具可舉而行也師友之間恩義兼至宋龜峯闔門遘禍窮無所歸先生含養之唯謹 仁祖攺紀率同門諸人上疏訟寃松江鄭相公旣沒而黨禍益深生平知舊亦或雷同和附獨先生辨白其心跡不爲利害計及癸亥登對力陳其誣衊之狀栗谷之喪先生方在憂服中爲制師服遠赴臨之忌日齋素終

身不廢視其子如子於龜峯亦然也其接引後進則
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隨其才品循循敎導使人自
然有感發興起者其授書次第必以小學家禮爲先
次之以心經近思以培其本根啓其路逕然後及於
四子五經階級甚嚴時文華藻之習未嘗及於言議
也嘗論東方道學之統以爲鄭文忠倡絶學於麗季
金文敬繼墜緒於我　朝而微言未著至道未暢至
趙文正以誠正之學任君民之責其遺風餘韻足以
聳動百世李文純當羣賢斬伐之餘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承前啓後壽道脉於無窮其功大矣而明辯洞

澈眞知實踐得聖門宗旨者無如栗谷李文成云其於近代儒賢所論理氣先後四端七情物格知至人心道心等說同異得失一皆以文成之說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自得先生於禮學用功尤深考證精博一時質問者皆歸焉蓋先生旣得李文成嫡傳其淵源之遠門路之正困知勉行之功繼往開來之業後之學者可攷而徵之也先生不事著述每讀書輒記所疑有經書辨疑近思錄釋疑書疏雜錄若干卷藏于家刪定申義慶所編喪禮備要一冊與門人知舊難疑答問有疑禮問解四冊皆梓行于世先生娶

昌寧曹氏追封貞夫人判敦寧府事昌陽君光遠之
孫僉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賢有婦道年三十六卒
祔葬于先生墓有三男三女男長璞郎壬辰被害者
次集判中樞府事承訓傳業亦爲一世儒宗學者稱
爲愼獨齋先生 次槃吏曹叅判女長適監察徐景霱
次適淸寧君韓德及一 女夭側室子六人曰榮生員
檠杲榘槼棐進士女二人適李栖李名鎭判樞側室
二子曰益炯益煉生員二女壻生員金泰立鄭廣源
叅判六子曰益烈郡守益熙吏曹判書益兼早魁司
馬死節於江都 贈持平益勳府使益煦正字早夭

益炅進士五女壻府使李淀判書李厚源修撰張次
周叅奉李海寛沈若濟徐景霱二女壻縣監愼𣉻成
璹韓德及三子正郎壽遠宣傳官智遠志遠三女壻
李汝洪金敏成李時挺益熈三子萬均正言萬增萬
堎益兼二子萬基正字萬重進士益勳三子益煦一
子益炅二子内外曾玄孫揔二百餘人先生之葬清
陰金文正公誌其竁谿谷張相公銘其碑大學士鄭
公弘溟記表隂侍郎宋公時烈述行狀其所以闡揚
道德之懿者盖無餘藴而同門諸士友又令浚吉最
其大者以請易名之典浚吉於先生爲表姪自幼供

灑掃之役於門屛其奬礪敎育之恩有如天地父母義不可以不逮辭敢別爲撰次如右以備太史氏採擇云

崇禎紀元後丁酉五月日門人通政大夫前世子侍講院賛善宋浚吉謹狀

神道碑銘

金氏望光山者本出新羅氏羅之季有王子興光知國將亂出遁于光子孫因籍焉當高麗時金氏八世相繼爲平章事故名其居曰平章洞入我朝世有顯人有諱國光官左議政策勳封府院君生諱克愊

大司諫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左賛成考諱繼輝博學有大才人以公輔期之官終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配平山申氏右參賛瑛之女以嘉靖戊申生先生幼而莊重不妄語不戲狎初從龜峯宋翼弼受四子近思錄諸書心悅而服習焉大憲公喜曰吾兒已知爲學吾無憂矣及長師栗谷李文成公備聞道義之要栗谷甚重之大憲公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游客日以聲色宴樂爲事先生每以省覲至隨衆周旋外若不爲崖異而操履貞固未嘗一近媟謔人以爲

難萬曆戊寅 朝廷選學行士有以沉潛聖經篤信
古訓薦先生者除 昌陵叅奉久之大憲公如 京
師先生將隨行吏曹以祠官不可曠職換授敦寧府
叅奉是行也往返數千萬里所以扶侍服勤誠孝懇
至又以才行卓異被選有陞敘之 命無何遭大憲
公憂廬墓盡制拜 順陵叅奉以病去俄陞平市署
奉事用前 命也尋去職累授活人司圃二署別提
司饔院奉事皆以病辭拜童蒙教官例陞通禮院引
儀出監定山縣明年壬辰倭寇至 大駕西狩戎事
旁午民不堪命先生接應撫摩各得其宜以故事舉

而民安之方伯褒 聞稱以悃愊無僞爲政不煩秩滿解歸拜戶曹正郎 天兵南征調度糧餉于湖南事竣還 朝尋以事罷寓居于海西時新經大亂士不遑學業先生日與門生子弟講誦不輟屢除丹陽郡守軍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皆不拜未幾又授軍資僉正僶勉出謝拜安城郡守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生被 召入拜宗親府典簿有病不果供職及鄭仁弘用事時事大變先生不樂在京遂歸連山田舍起拜益山郡守居三歲罷歸光海初除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議者謂地當

壯關要路宜用武人換授鐵原府癸丑獄起先生有庶弟某某被告考掠死壽戮晃論以大逆先生闔門當緣坐親戚憂怖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廹然曰禍福命也非人力所能倖免會有法官言據律不宜緣坐大臣議亦同事遂已初光海親鞫囚問上變人曰金某亦與知否其人對曰金某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光海問如前浹所對亦然以故先生獲免既而還鄉屛居杜門不通外人唯潛玩經訓以自適今 上初踐阼 下教曰金長生子在潛邸熟聞其名卽授司憲府掌令先生上疏辭以老

病因貽書諸元勳極言輔導 君德安民緩刑收人
才恢公道之術因戒諸公亦宜淸愼自厲毋踵靖國
三將之誤諸元勳得書歎服遂以聞于 上先生辭
疏入 上下旨溫諭許令乘馬轝來尋又 下教促
之先生力疾赴 朝又上章乞免 不許 上將親
祭于 私廟延臣議祝辭稱謂禮曹判書李公廷龜
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大臣羣議以爲 上以親孫
繼祖統與旁支爲人後者不同旣不考 宣廟則於
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自稱子先生上疏言帝王
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義

春秋傳論閔僖猶父子漢宣帝繼昭帝而尊史皇孫爲皇考先儒譏之 殿下旣承 宣祖之後不當復考私親宜倣程子說稱叔姪爲是時 朝議已定先生之說不得行他日先生入侍 上慰諭甚備先生拜謝因出懷中奏劄論帝王學問之道 上嘉納之尋遞爲司宰監僉正 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處先生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辭不獲每參講席文義之外隨事規勸 元子深敬重焉先生每進見輒引疾乞退 上强留之後申請不已 上曰好往還勿爲久留陛辭日 宣醞慰遣之

元子面語丁寧願勿久留先生既還鄉上䟽謝恩
兼陳民瘼上又慰納之李适反上幸公山先生
迎駕道左賊平還都上謂曰從此入京教導
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歷尚衣院正拜司憲府執義
三辭不許因請暇還鄉上萬言䟽條陳十三事陞
通政大夫工曹叅議時憲府因治内奴事涉慈殿
上下嚴旨政院封還上又命推考政院先生因辭
職䟽陳其事言此雖小失終必至於以私滅公上
優答之尋赴召謝恩筵臣言金長生既來宜令
出入經幄且使侍講元子輔益必多上從之

乃改稱講學官冊立 王世子 命陞嘉善階拜同
知中樞府事尋又請暇歸屢疏乞解職終 不允
啓運別宮之喪先生詣京進 慰留旬日請告經歸
政院 啓請留之 命下而先生已去矣先是寧越
郡守朴知誠上疏論大禮其說與先生相反一傳而
爲追尊之論先生心非之作書與朝中知舊痛加辨
斥而元勳有主朴氏說者劉中謬稱先生亦改舊見
先生又上章自辨胡寇逼畿輔 上幸江都 世子
分朝南下有 旨以先生爲號召使先生力疾 承
命召募兵糧身詣分朝上謁一夕有訛言賊已過臨

津分朝諸臣倉黃欲奉 東宮移駐嶺海先生力言
其非計又請對備陳利害 世子然之俄而訛言亦
自定先生即自分朝馳赴江都時和議已定賊且退
矣 上引見慰奬先生因 啓曰賊勢稍緩臣老病
垂死乞骸骨歸又言講和固出於權宜斥和之議亦
未可非今言者或以此被譴恐自今 國家有事人
無肯盡言也先生還自江都解職閑居拜刑曹叅判
再辭不赴久之 上思先生謂侍臣曰金長生張顯
光皆是宿德不肯來京來亦即歸此由予誠薄禮簡
之致即 下教令以馬轝來先生疏辭 上賜手批

曰卿以國之大老德行超倫今者來在京中非但爲
士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辭
時先生年已八十有三矣自念景迫桑楡精力耗盡
連章乞骸益力會有優老之典例陞嘉義階辛未八
月三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四計 聞 上震悼遣
官致祭賻有加 世子輟講進素膳謂講官曰昔余
嘗學扞格金公教誨之恩何可忘也亦遣宮官致祭
上又命本道給役夫以營墓門徒持服者數十百人
比葬遠近來會者幾千人是歲十月十九日葬于鎭
岑縣西新卜之原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學者稱沙溪

先生天資敦厚和粹自然近道而向學甚早又得親炙於大賢其立志也專而確用力也密而篤玩索踐履交致其功自弱冠至耄耋之年無少懈焉故德器渾成睟面盎背四方之士無問識不識其論成德君子必以先生爲稱首焉幼喪先妣王父贊成公取而育之及贊成夫人之沒先生方在海西忽覺悲情内集涕流不禁居數日訃至壬辰之難長子隱在他所遇賊見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人以爲至誠先知之驗尤篤於師友恩義宋龜峯遘酷禍脫身避仇無所歸先生舍養之唯謹松江鄭相公既得罪黨禍益深

生平知舊亦或需同詆排以傳時議獨先生辨白其心跡雖呰謷四至不顧也先生之學本出於栗谷推而上之以根極於考亭其於近代儒先所論理氣前後四端七情等說同異得失一皆以栗谷之說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自得先生於禮學用功最深致證精博人有變禮疑文必就正焉及論 國家典禮獨排衆說以至上咈 主意下與諸公牴牾雖以維之愚亦嘗屢獻其所疑而先生確守初見終不少改云平生不事著述每讀書所得輒有劄錄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

若干篇添註家禮集覽三卷藏于家喪禮備要一卷行于世夫人昌寧曺氏僉樞大乾之女賢有婦道先先生四十五年而卒得年三十有六初葬于連山縣先塋之北及先生之葬而遷祔焉生三男三女長檃卽壬辰遇害者次集司憲府持平次槃弘文館典翰女長適監察徐景霱次夭次適郡守韓德及側室有六男子曰榮生員曰蘗夭曰杲曰槼曰栔曰棐女子二人持平有側室子曰益炯曰益煉女子二人典翰有六男曰益烈别坐曰益熙藝文館檢閱曰益熏學生餘幼女子四人徐景霱有二女韓德及有三男四

女其餘內外孫曾不盡記銘曰弘毅致遠木訥近仁
聖訓炳然 四科之列曾參不與卒得孔傳 於惟
先生質重氣醇確乎靜專 早師眞儒潛心服膺矩
方規圓 世之學者憑虛騖遠華色外宣 先生異
是寸積銖累知所後先 黃中通理美暢四支渾然
德全 晩際 聖明禮隆秩躋都俞賡揚 國有大
老旣壽且康渥顏華顚 士林瞻仰若山有岱毘衡
在天 日昃之離梁木忽摧哀榮備焉 宰如者丘
刻銘豐碑用眎萬年
崇禎七年八月 日門人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臣

正憲大夫新豐君張維撰
丙子用議者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辛巳以
鎭岑宅兆不利移厝于連山縣牛首里高井山坤
坐之原夫人祔于左卽先妣許氏之兆後也西距
判書公墓僅一里許至 孝廟時丁酉累 贈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謚文元公

墓誌銘

崇禎辛未八月某甲沙溪金先生卒于連山之居第
訃聞 上命有司舉常典 王世子輟講遣宮寮致
祭有官者相吊於朝士相吊於野皆曰師友講學之

道不可復見矣越三月某甲窆于鎭岑縣西新卜負亥之原門人絰而出者塡道遠近會葬者至不可數已卽先生舊居之傍建祠而俎豆之學者謂之沙溪書院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諱繼輝之嫡子也大父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曾大父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其先有新羅王子興光出居光州子孫蕃昌連八代平章事自高麗至我 朝世有大官判書公歷事 明宣兩朝文章直道號爲名臣墓在連山簡易崔岦銘其碑官世行治備述焉其夫人曰平山申氏議政府

右參贊夷簡公瑛之女嘉靖戊申七月生先生十一
喪母鞠於大父自幼性行純篤心無外慕動止自矩
及長師事宋龜峯翼弼又事栗谷李文成公絕意功
令委身於學勤勵嚮進文成甚重之在諸生中期待
特深萬曆戊寅先生年三十一 朝廷求訪學問篤
行之士用薦授 昌陵參奉從判書公朝 京故敦
寧府參奉壬午丁外憂服闋拜 順陵參奉又舉才
行卓異陞平市署奉事屢拜活人司圃兩署別提司
饔院奉事皆病辭拜童蒙教官轉通禮院引儀出爲
定山縣監誠信寬惠得吏民心及壬辰之難策應軍

務賑恤窮困公私兼濟方伯具聞其狀秩滿陞戶曹正郎監餉湖南還坐事罷僑居海西時寇亂未息士皆廢業先生日與子弟諸生講論不輟已授丹陽郡守軍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　世子翊衛司翊衛俱不拜又除軍資監僉正安城郡守僶勉就官撫摩凋瘵流亡復業以校正周易召拜宗親府典簿病辭還里已拜益山郡守三歲免歸久之擢淮陽府使移鐵原光海癸丑朴應犀誣告獄起先生廢弟二人見逺考死奸黨竟戮屍將行緣坐以及於先生闔門惴惴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謂曰死生命也

終不聽適用議者事得寢先生杜門鄉廬不交外人
惟靜坐佔畢竟晷今 上反正首除司憲府掌令
下教曰予熟聞金某名常願一見其亟召來先生上
疏自陳老病乞解再 下溫諭徵以安車不得已力
疾赴 命未至 御札促召先生入京又辭 不許
先生先以書遺靖 社諸勳臣勉以謹終始善輔導
革宿獘愼刑辟恢公道戒私昵崇廉恥躬儉約遂以
徹宸覽 上愈益嚮之無何 親享私廟禮官儒臣
皆謂 主上以親孫繼祖於本生無兩考之嫌祝辭
宜稱子大臣亦以爲然先生獨曰禮爲人後者爲之

子帝王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道今 主上入繼大統承 宣祖之後當依程子說稱叔姪上疏言之後入侍 上虛心傾竚先生槩中疏意且自以重聽難於前對先具一劄取懷中以進陳帝王學問之道聖賢治心之法有云克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 上稱善因曰前見疏辭甚好旣已議定不得從之是時 上尙未偏入曲說故其優禮如此遆爲司宰監僉正已拜成均司業前所未嘗刱設以待先生先生以事出非常力辭 不許仍命輔養 元子先生又辭不獲進講之際隨事規

箴　元子深致敬焉無何以老告歸屢請始　許往
還及抵家條上民瘼　下諭促還先生不赴復上䟽
進誠心謹獨之說甲子李适叛　上幸公州先生道
謁賊平有　教隨　駕還京授尚衣院正擢司憲府
執義未久復歸連山上萬言書立大本盡聖孝親九
族體羣臣等十三條　上褒納無何特授工曹叅議
先生上䟽辭　恩且言憲府禁治內奴政院封還
傳旨皆奉法守職不宜摧譴借曰奉承　慈教實由
私意未袪害政滋多　上優答　命召先生入謝筵
臣有建請許赴　經筵進講　元子勿以官階爲拘

皆可之明年冊立　世子進拜同知中樞府事尋乞
暇上塜臨行上䟽請奮發大志益進聖學絶偏係戒
優游兼陳用人接下納諫敬賢博訪精擇之道言益
懇切明年　上遣　啓運宮喪先生上京進慰卽歸
政院請留報未下而先生已行矣初服制未定廷議
紛紜　上定爲齊衰杖期先生上言于古禮無據報
聞先是朴知誠上䟽宜做毋后儀羣臣從服又倡爲
禰廟之論其徒受指相繼投匭專主追崇與李貴崔
鳴吉合雜引枝辭以動　上意先生以爲此古今變
禮一有差誤貽譏後世乃參互經傳反覆論辨或䟽

或書累千百言大抵以承繼大統爲重崇奉私親爲非由是 上寢不悅異論者亦多詆訾而先生終無少變丁卯西虜深入 上移蹕江都以先生爲號召使先生聞 命扶病出境糾合同志招兵聚糧湊給行在身隨 東宮往全州訛言賊漸逼遽議移避人心大震先生力主輕動非計入見 世子言之乃定無何詣江都起居 上引見勞問先生請解職歸鄉上慰勉許歸不聽辭先生仍陳斥和者被 譴恐後無言者明年拜刑曹參判辭不就會 上御經筵曰金長生張顯光皆宿德之人不肯久留何以則可致

大臣有請加殊禮即 下召旨安車即路先生上疏
固辭 御批丁寧褒予備至先生終不起於是先生
年八十三以大耋優 恩進階嘉義大夫至明年秋
易簀先生素强無疾病前數月偶患風濕少損猶不
廢講學臨終神氣不亂翛然而逝先生天資謙恭仁
厚自然近道蚤得師門直尋正路不騖虛遠不靳小
成進學工程一以程朱爲法非聖賢之書不見蚤夜
孜孜殆忘寢食一切世味紛華泊然無所好堅持力
行篤信自守晚年造詣益深考其日用言爲就而驗
之心身之間純如也尤邃於禮學先儒箋註醇疵異

同無不攷證會通變禮難處必附經義折衷一時叩質者皆歸焉教人爲學先立本體隨其才品多所成就兩湖學子循循謹飭者見之人知其爲先生門下常謂吾東方理學倡於鄭圃隱我　朝金寒暄繼其隆緒而猶未暢至趙文正李文純其功大矣而明白純粹洞徹無滓眞知實踐得其宗旨無如栗谷文成公云一家之內孝友敦睦未嘗有不可法者栗谷之喪制服以居忌日齋素視其子如子於龜峯亦然爲鄭松江澈力辨誣蠛不爲一身利害計對人溫溫不見圭角至於論事是非分別淑慝嚴辭正色確然不

可動居官不求聲譽去後民自不忘所著經書辨疑八卷疑禮問解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書疏雜錄若干卷藏于家如家禮集覽喪禮備要等書亦先生所證定而行世者也夫人昌寧曹氏僉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判敦寧府事　贈領議政光遠之孫甚有婦德年三十六萬曆丙戌卒葬舅姑兆次玄軒申公欽爲壙銘崇禎壬申遷祔先生墓生三男三女長檃早歿次集都事飭躬砥行嗣守庭訓次槃典翰女適監察徐景霌次夭次郡守韓德及側室有男六女二人曰榮生負檠杲榘槼棐女適李栖李名鎭都事無子

側出益炯益煉生員女適生員金泰立鄭廣源典翰
六男五女曰益烈監役益熈檢閱益兼餘幼女適郡
守李滈次郡守李厚源進士張次周李海寬餘幼適
愼暻成璹者徐出也進士壽遠智遠志遠適李汝洪
金敏成李時挺者韓出也榮四男一女縈二男杲一
男二女內外曾孫若干人銘曰猗歟先生學傳栗翁
秉資醇深勤以有功　雅言執禮確乎始終　欽于
士林振我儒風　岑城之野睪如幽宮　我銘不媿
惟郭林宗
崇禎八年九月日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春秋

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金尚憲
譔

墓表陰記

沙溪金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光山人其先有新羅王
子因亂避地子孫仍籍馬高麗時達八代爲平章事
入 國朝有諱國光官至左議政封府院君寔先生
五代祖也曾祖諱宗胤郡守 贈參議祖諱鎬縣監
贈左賛成考諱繼輝以博學通材負公輔重望官止
大司憲以終配平山申氏右參賛瑛之女嘉靖戊申
生先生蚤志于學動循規矩 宣廟初崇奬儒學被

薦入仕 恩例陞遷出監定山縣旣又累典安城益
山淮陽鐵原等邑爲治誠信有餘而節目甚簡在官
雖無赫赫聲譽去後士民輒追思之光海癸丑先生
兩庶弟枉被酷禍先生僅免連累退處鄉里杜門謝
客惟日溫習舊業以自適 當宁初以臺官承 召
入京 命刱設成均司業訓迪多士且 命輔導
元子盡誠納誨 恩遇異常是時 上親祭私廟朝
議以祝號當稱考稱子先生乃上章累千言大意以
爲帝王以宗統爲重今 上旣承 宣祖之統以春
秋之義推之 宣祖當爲禰廟不當又於私親有常

稱也以此一種羣議譁然非之未幾告老還鄉若將
終身甲子賊适舉兵逼 闕 上幸公州先生迎謁
道左賊平 回鑾 上命先生隨行由執義特授工
曹參議及冊立 王世子 命陞嘉善丁卯胡變奔
問江都 行在俄拜刑曹參判辭不就會有優老典
以先生大耋進嘉義階辛未八月初三日考終于家
享年八十有四葬鎭岑新卜地遠近會葬者千餘人
咸相吊曰斯文喪矣越四年門徒李恒吉等卽先生
杖屨之所立廟以祀丙子用 筵臣議追 贈吏曹
判書旣以鎭岑宅兆不利辛巳改厝于連山牛首里

負坤之原從遠祖兆域也夫人昌寧曹氏僉知大乾
之女先先生卒得年三十六始葬舅姑兆次及先生
之葬而遷祔焉三男長隱早歿次集承旨承訓業家
先生常加愛重次槃叅判女長適監察徐景霌次適
郡守韓德及側室有六男長榮生員蘗杲榘禔棐女
二人承旨側出男曰益炯益煉生員二女皆嫁爲士
人妻叅判六男長益烈縣監次益熈舍人次益燕蚤
魁司馬丁丑兵亂入江都節死次益勳益煦益炅女
適郡守李滈次留守李厚源次察訪張次周幼學李
海寬沈若濟徐景霱二女慎暻成璹韓德及三子壽

遠縣監次智遠志遠女三人棨四子二女男長益焜檠二子益燧益烜杲一子二女榘一子三女臬一女棐一子二女皆幼弘溟出入先生門下殆三十年其所親炙見知者非不熟矣若先生道德言行諸公碑誌詳矣玆不復贅略敘世系履歷刻于石陰如右云
崇禎十七年門人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敎鄭弘溟撰

遯巖書院碑

沙溪文元公金先生以崇禎辛未八月易簀于溪上旣葬門人弟子無以寓其羹墻江漢之思則卽溪上

舊居之左剏立祠宇越三年甲戌告成得五月丁亥
妥侑如儀愼獨齋文敬公先生詩禮之聞越自髫年
文元公盖以爲有相長之益而所謂父子間知已者
有焉自文元公時後生輩已私淑而有聞矣逮其没
後則遂以所事文元公者事之仍不撤皐比者殆三
十年矣文敬公旣没配侑於祠其位在東面西諸生
羣居講肄之規則一用文敬之措畫盖將傳之永久
而無斃矣夫二先生規模氣象非後學所敢測知然
以一世之公誦者論之文元公莊重渾厚如地負海
涵不可涯涘文敬公慈祥縝密如精金美玉不見罅

隙故二先生成德各異而所以爲學爲敎者一本於考亭故所謂立志以定本居敬以持志致知以明之反躬以實之此四者蓋嘗如布帛菽粟而未嘗有一日之必闕焉則其造道蓋無不同也後之學者於其異處雖不可勉思企及而於其同處探討服行沒身而不已焉則庶幾二先生之道不墜於地而雖以準之四海質諸全闕可也文元公諱長生字希元官至參判文敬公諱集字士剛官至判府事其諡則皆孝宗大王所賜也後文敬公配享 孝宗廟庭祠前有講堂五架用古廈屋之制文元公嘗考訂於儀禮

及朱子大全刱建於竹林書院今一遵其遺法則房
室堂廂序坫窔宧奧漏依陳戶牖具焉而名曰凝道
古制之不可考者粲然如視掌矣兩傍有齋左曰居
敬右曰精義盖取朱子晦堂兩夾之義也四面牆圍
而爲門門左右有塾所以處小子之來學者也今
上庚子賜額曰遯巖遣官致祭故合以名之曰遯巖
書院云爾時崇禎己酉八月日門人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 世
子傅宋時烈譔

沙溪先生遺稿附錄下

針灸抄